



文明  
www.shuqu.net

刘兰

刘

LIU

兰

LAN

肖	育	軒	原	著
兰		谷	改	編
何		銘	繪	画
柯		明	封	面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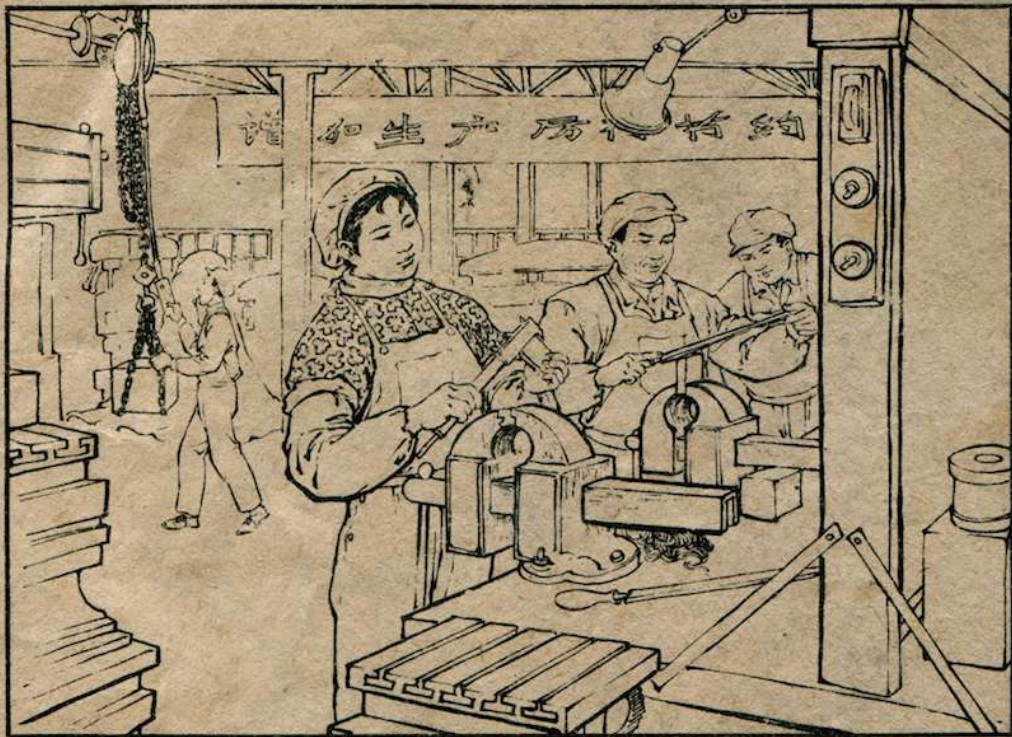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內 容 介 紹

修配班青年鉗工刘兰要調任倉庫保管員了，她虽然不忍放下心爱的老虎鉗，但当她知道厂里需要她去把守人民財產的第一关时，她还是愉快地去了。

刘兰上任后，就碰到了不少問題：有的小伙子不遵守領料制度；有些班領料过多，而急需材料用的班却又領不到材料等等。刘兰始終坚持执行制度，又积极主动地調整材料的分配，使各班所需要的材料都能及时得到滿足，保证了生产的順利进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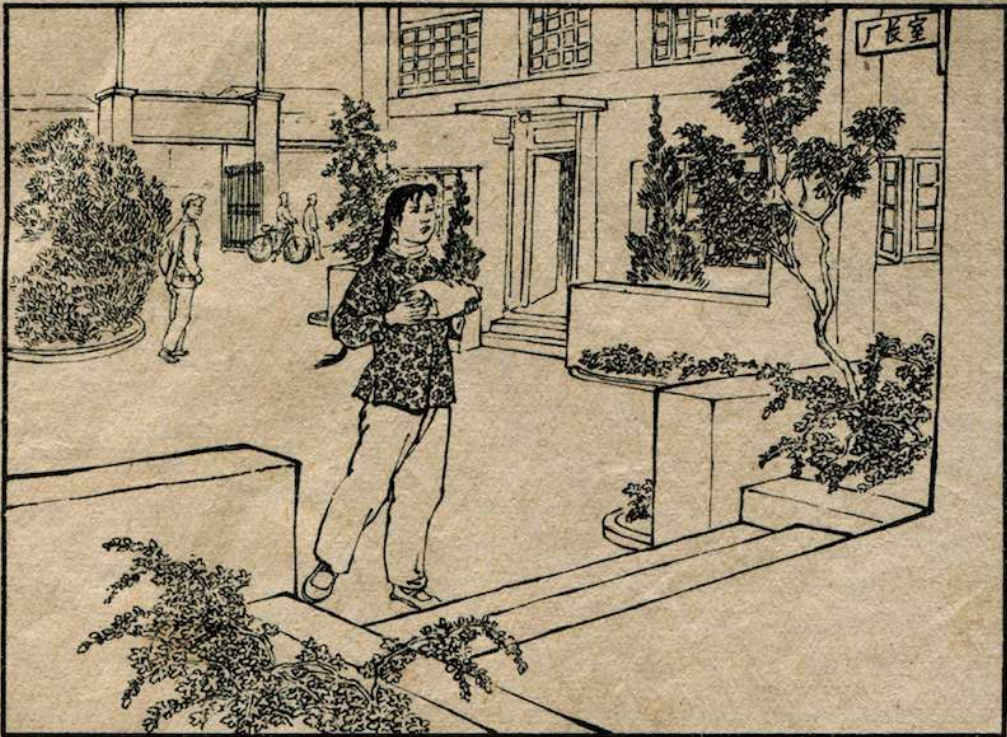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歌頌了刘兰的大公无私精神和踏实的工作作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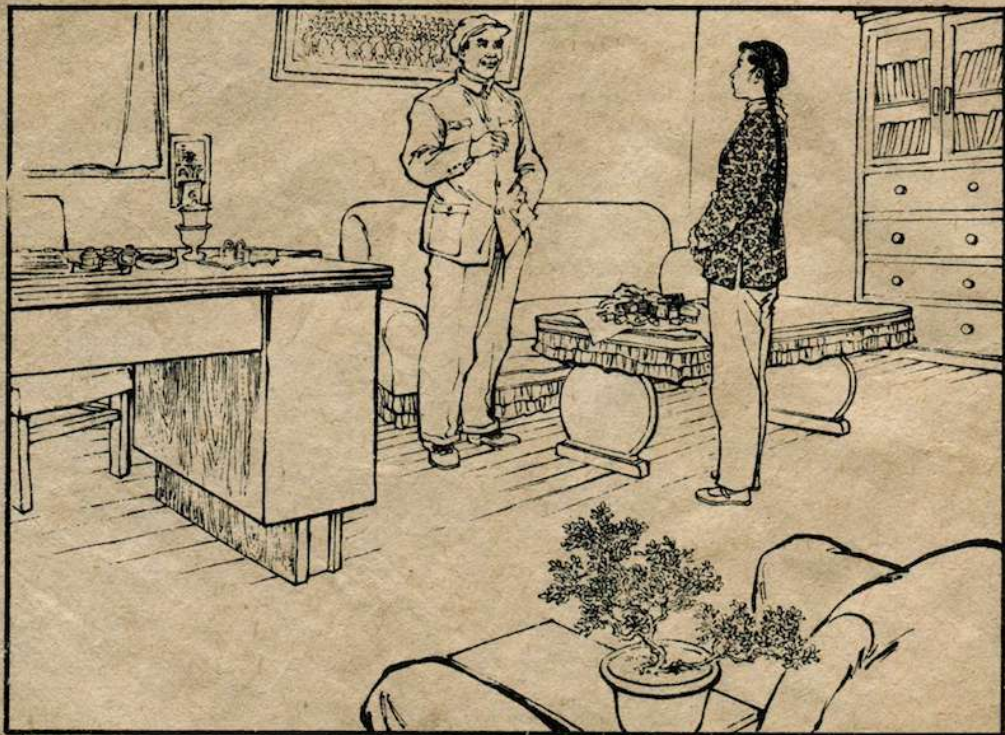
(1) 刘兰是修配班的青年女钳工,她热爱自己的劳动和班组;她律己严格,待人宽和,爱护公共财物,在钳工组是个节约材料的旗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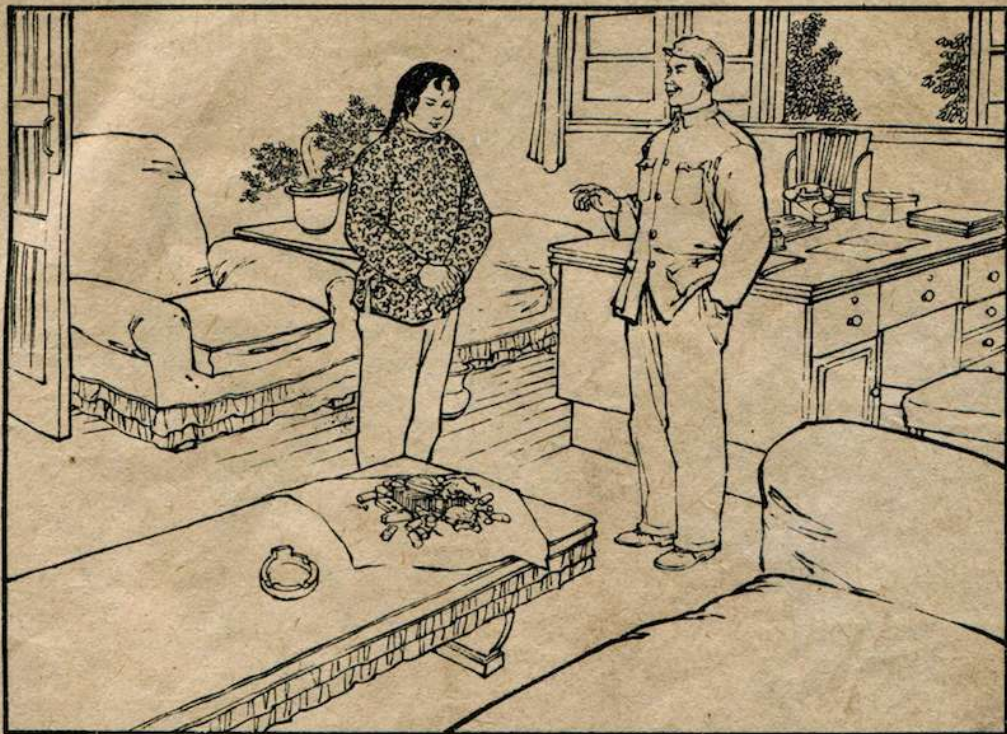
(2) 有一天,刘兰从河边经过,发现一堆垃圾,她用棍子扒开一看,楞住了。原来里面有着许多霉烂了的手套、电池、绳索,生了锈的钉子、焊条,以及一些打碎了的玻璃、电气器材等材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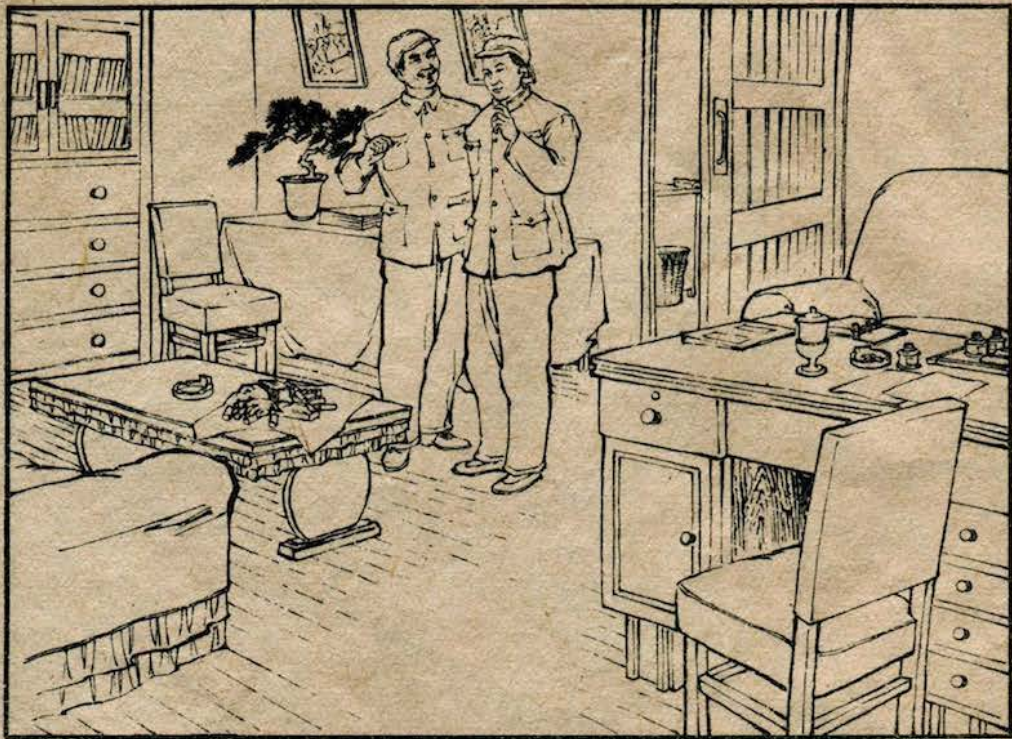
(3) 刘兰看到这些材料被糟蹋了,心里气愤极了。她把每一种较完好的器材捡起来,包成一个包,就向厂长室跑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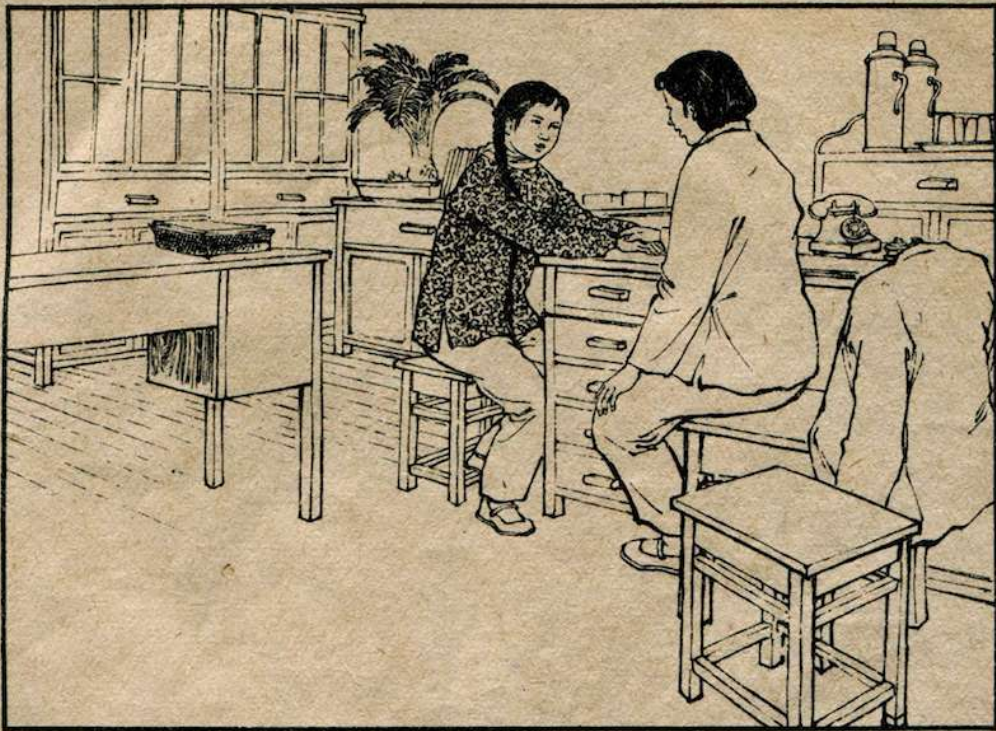
(4) 厂长皱着眉头，仔细地翻看这包器材，然后直起身来，十分痛惜地说：“我们这里还有不少‘大少爷’啊！”他那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刘兰，象要对她重作一番品评和估量似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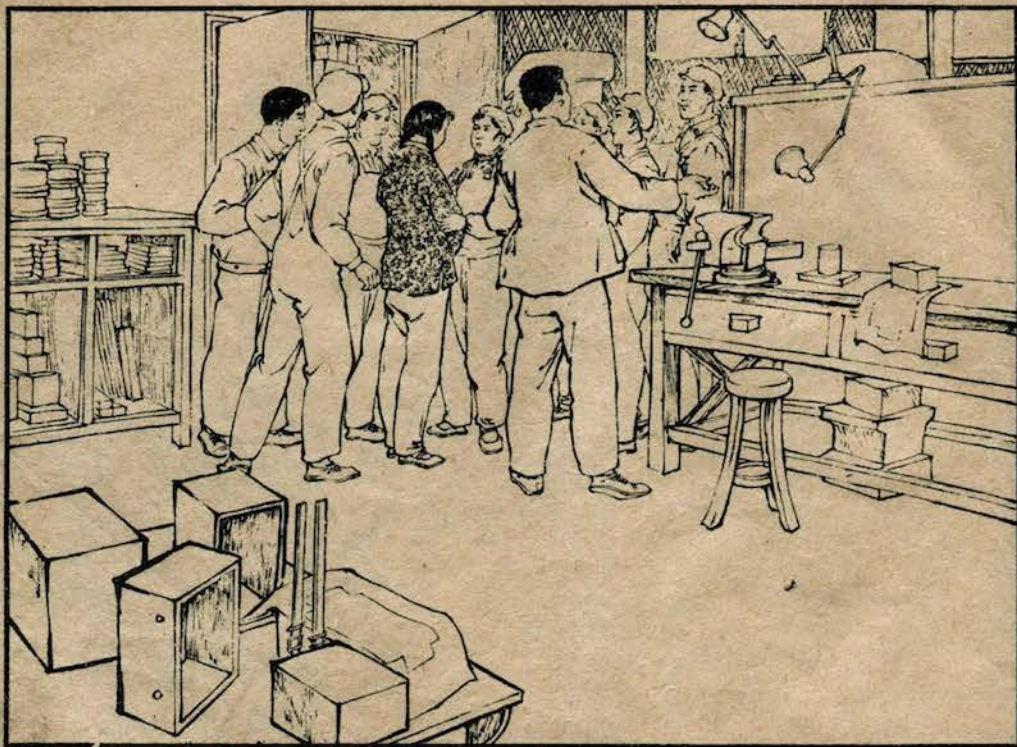
(5) 刘兰不自然地回避了厂长的目光，低下了头，心里感到有点不安。这时，她听见厂长说：“小刘，你们青年监督岗的工作要加强呵。”刘兰默默地点点头，就告辞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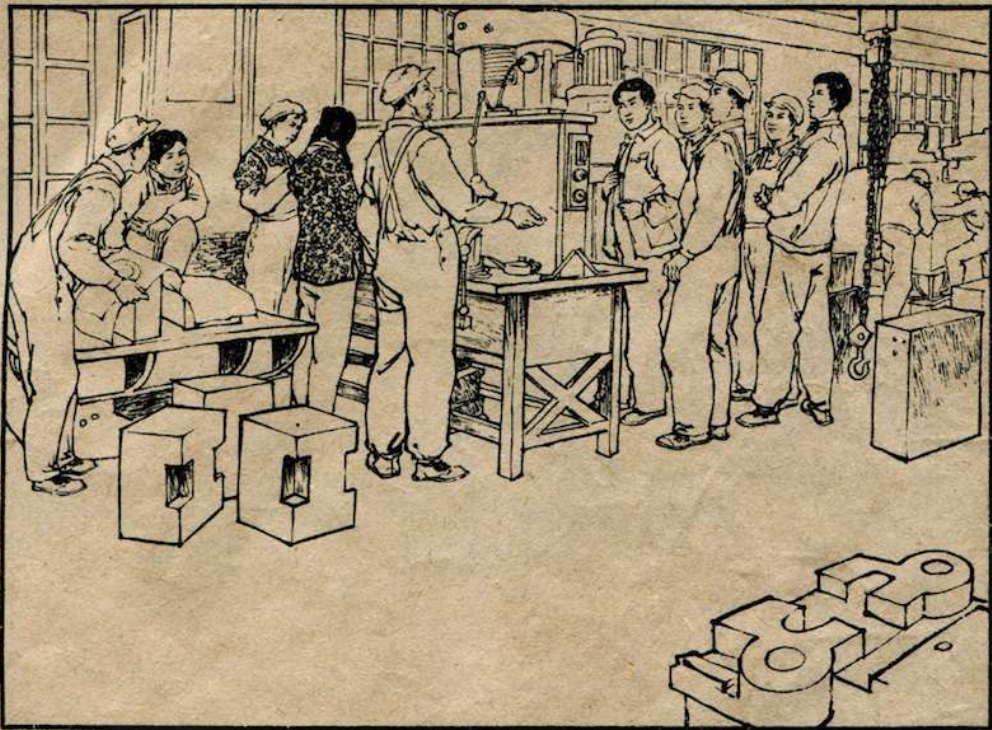
(6) 这时，材料科长刚好来找厂长谈保管员的事，厂长向材料科长征询地问：“她怎么样？”科长摇摇头说：“她？有些老实过分……”厂长慎重地说：“不！她是个理财能手，懂得爱护国家财产。至于老实，那正是保管员可贵的品质。”



(7) 三天后,人事科的同志找刘兰谈话,说领导上决定调她去担任保管员。由钳工调任保管员,刘兰作梦也没想过。她的心不由得激烈地跳起来。她实在舍不得离开自己心爱的老虎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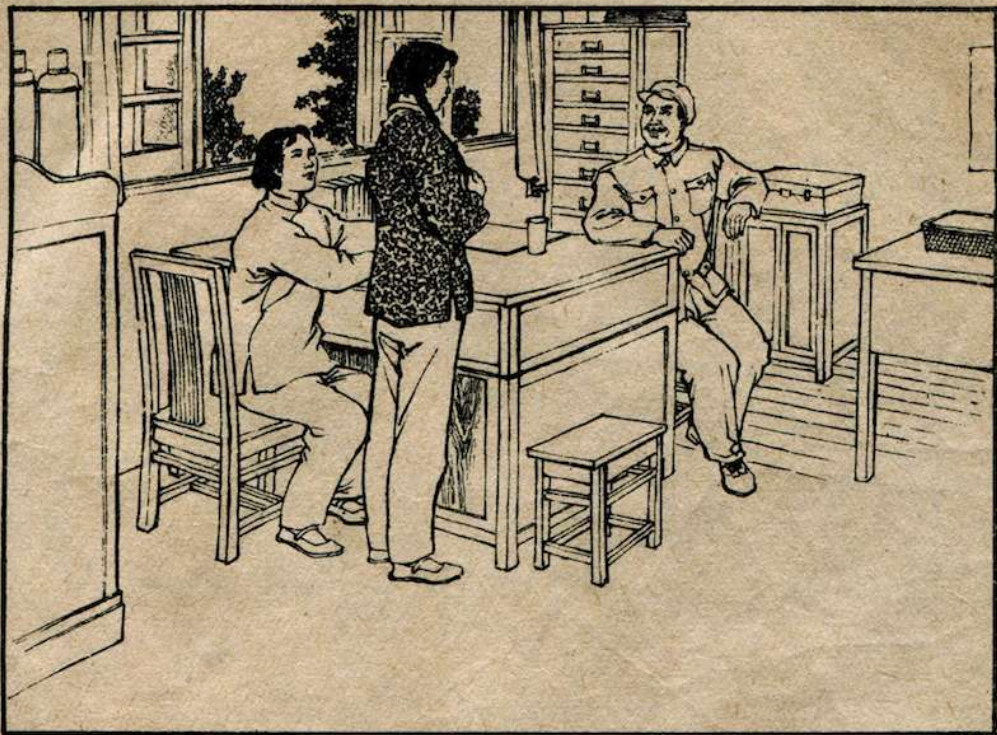
(8) 刘兰回到组里，伙伴们听见这一消息，就把她包围起来。大家七嘴八舌的嚷开了：“怎么，要把刘兰调走？这简直拆我们钳工组的台！”“向人事科提意见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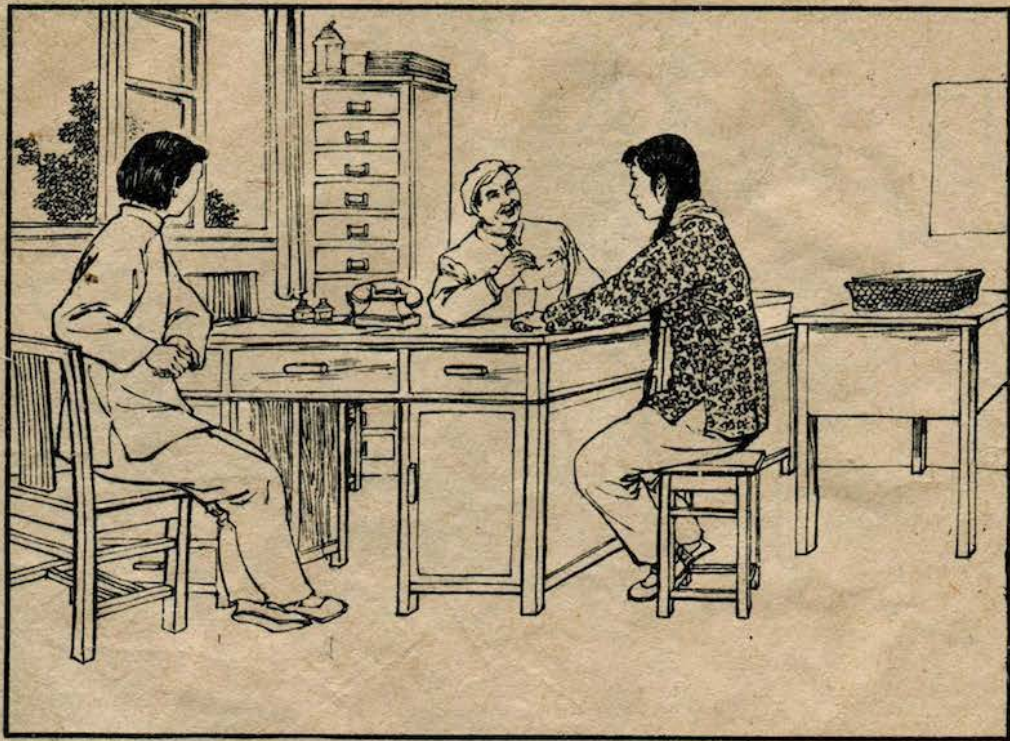
(9) 大家正在嚷着，刘兰的师傅在一旁忍不住地吼道：“你们过去不是老提意见，要仓库换人吗？可临到要抽自己的人了，你们又舍不得了，这是什么思想？我看人事科的决定没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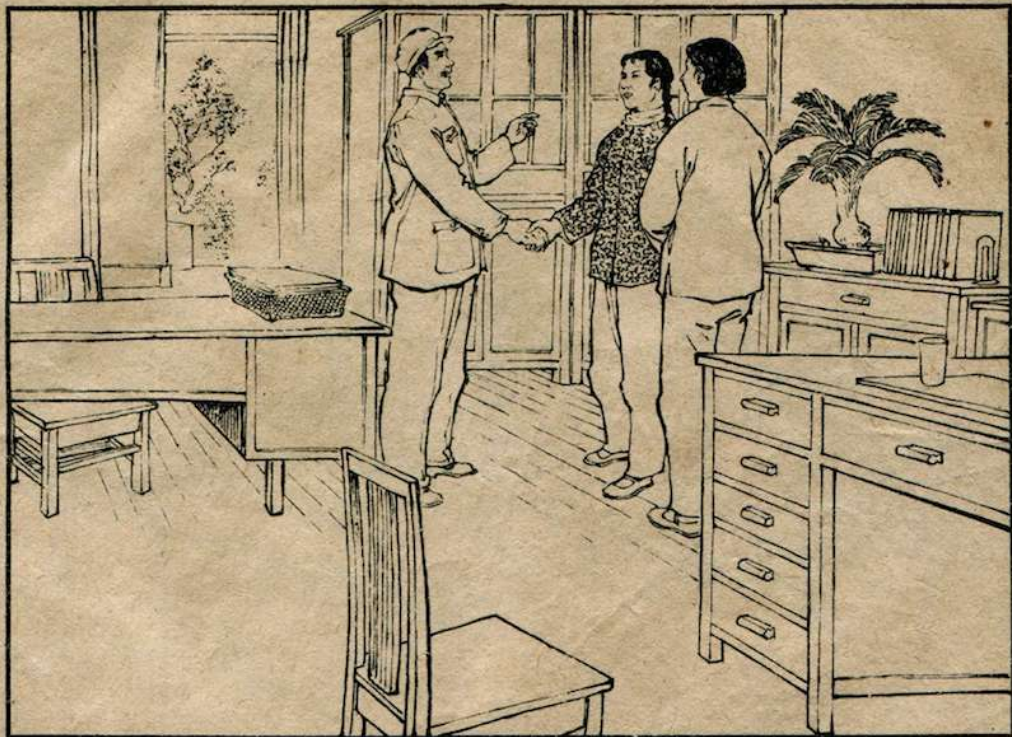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师傅回过头来，见刘兰抚摸着老虎钳，象有什么心思似的，不觉也心软了。好久一阵，才轻声地说：“兰子，你再到人事科去谈谈看。”刘兰想了一想，回答道：“好，我找人事科长去。”



(11) 厂长正好也在人事科，他见刘兰进来，就知道了她的来意：“刘兰，舍不得丢下锉刀吧！”刘兰点头承认：“厂长同志，我就是来找科长谈谈自己这个要求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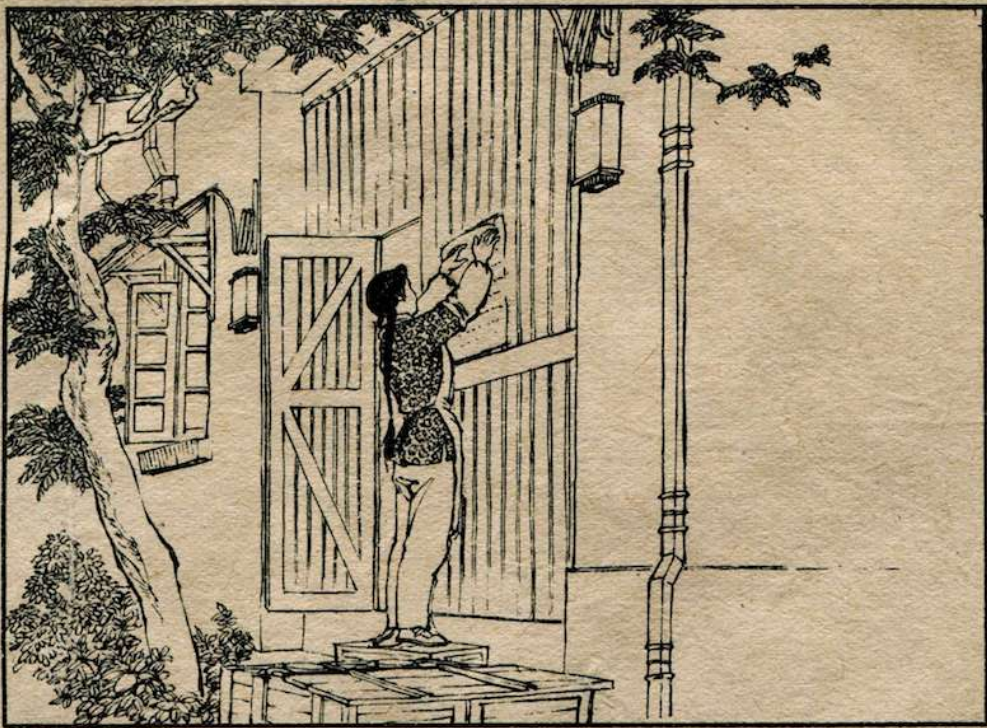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厂长沉默了一阵，深情地说：“姑娘，你知道我过去也是个钳工，尝过离开老虎钳的滋味，但国家需要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接着，他严肃地说：“现在国家需要你去把守人民财产的第一关！去到节约材料的第一线！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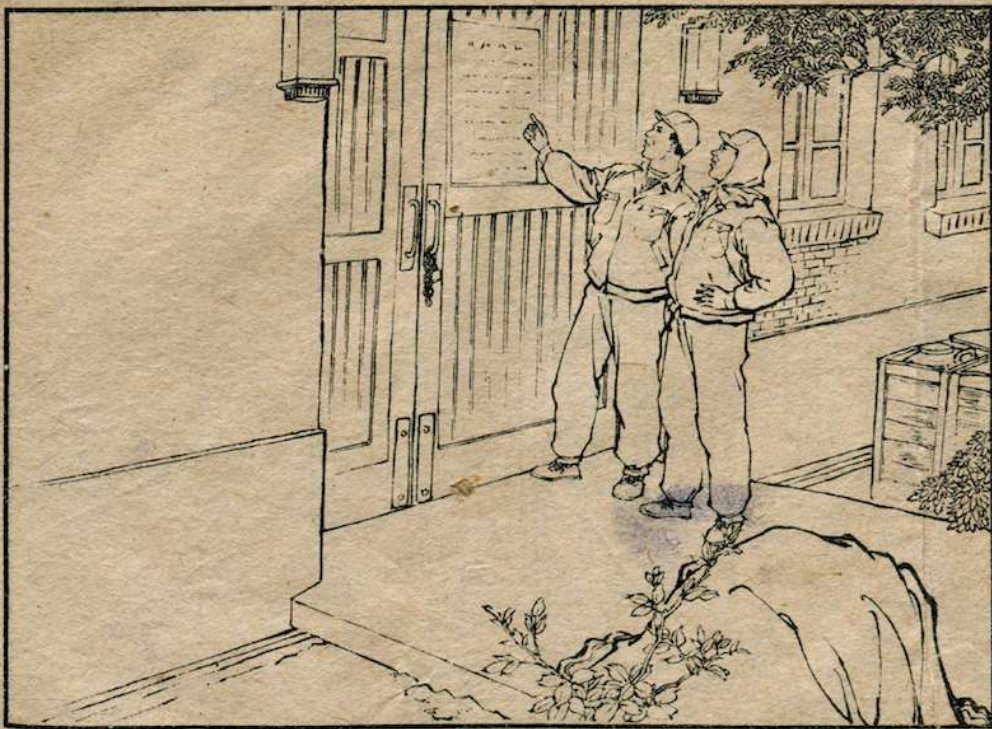
(13) 刘兰思考了一会,坚定地说:“好,我去!”这时,厂长脸上流露着满意的微笑,他握着刘兰的手,意味深长地说:“刘兰同志,不要老把自己关在仓库里,要经常出来晒晒太阳啊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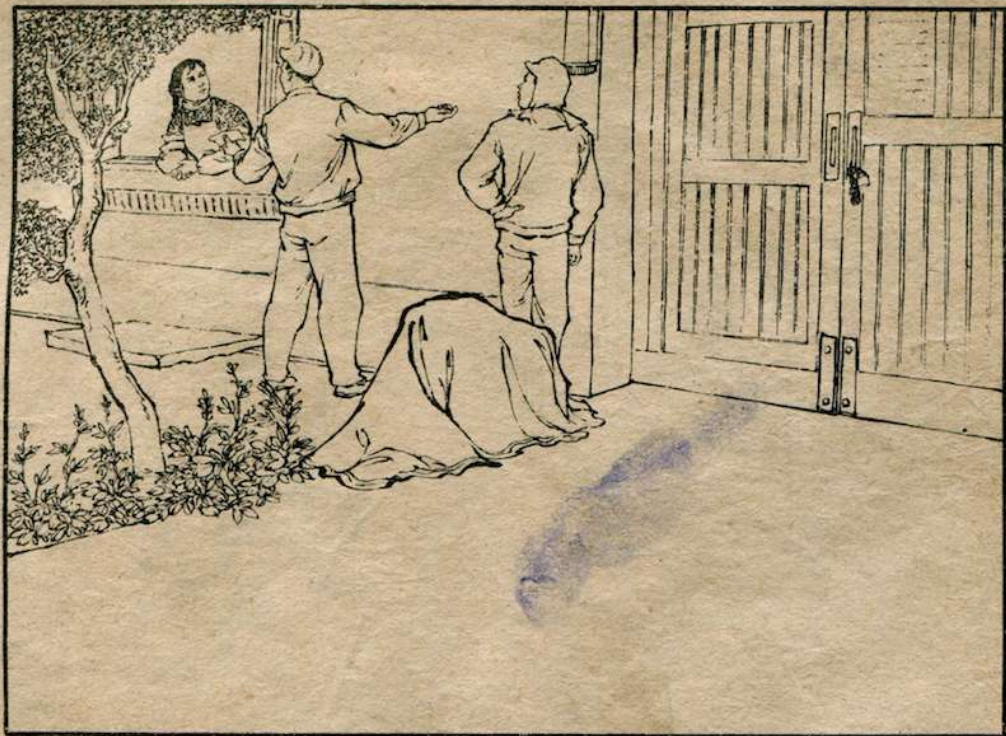
(14) 第二天，前任保管員把倉庫的物資點交給劉蘭以後，說：“這個職務對你來說，真是有弊無利。第一，你父親班上有兩個小伙子最難打交道；第二，你未婚夫那個班，領料沒有計劃，而且說要就要。你啊，又太老實。”劉蘭听了，笑了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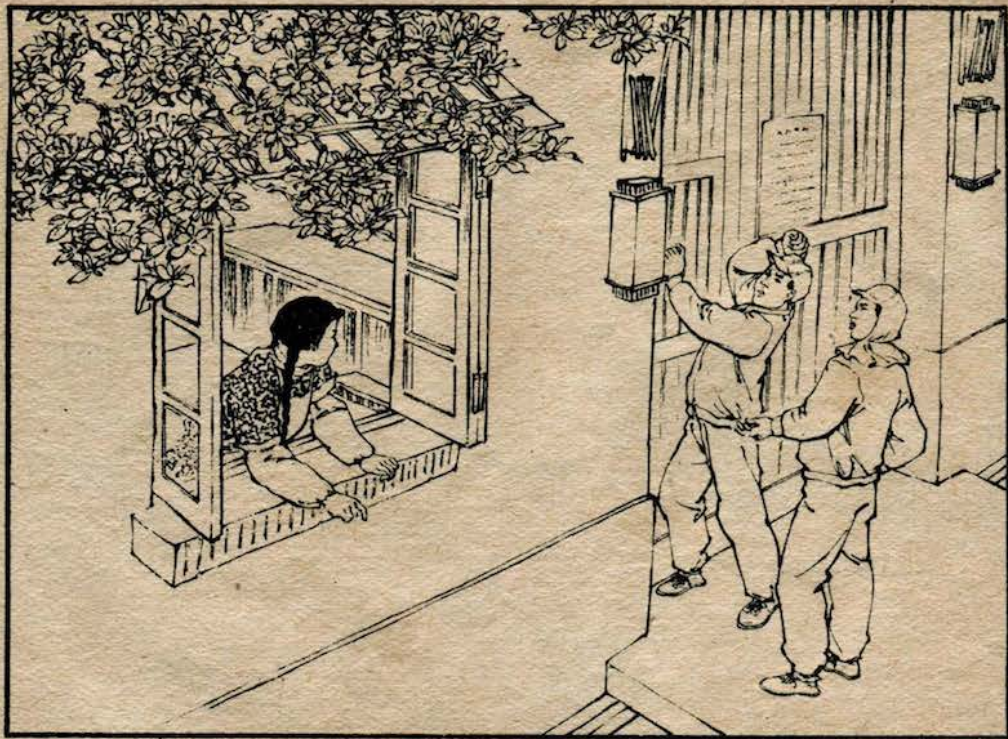
(15) 前任保管員走后,刘兰就动手作接任后的第一件工作,写张領料須知貼在倉庫門上。領料須知原来就有,但她还是重写一张。这除了表示坚决的态度外,还象征着一切从此走上正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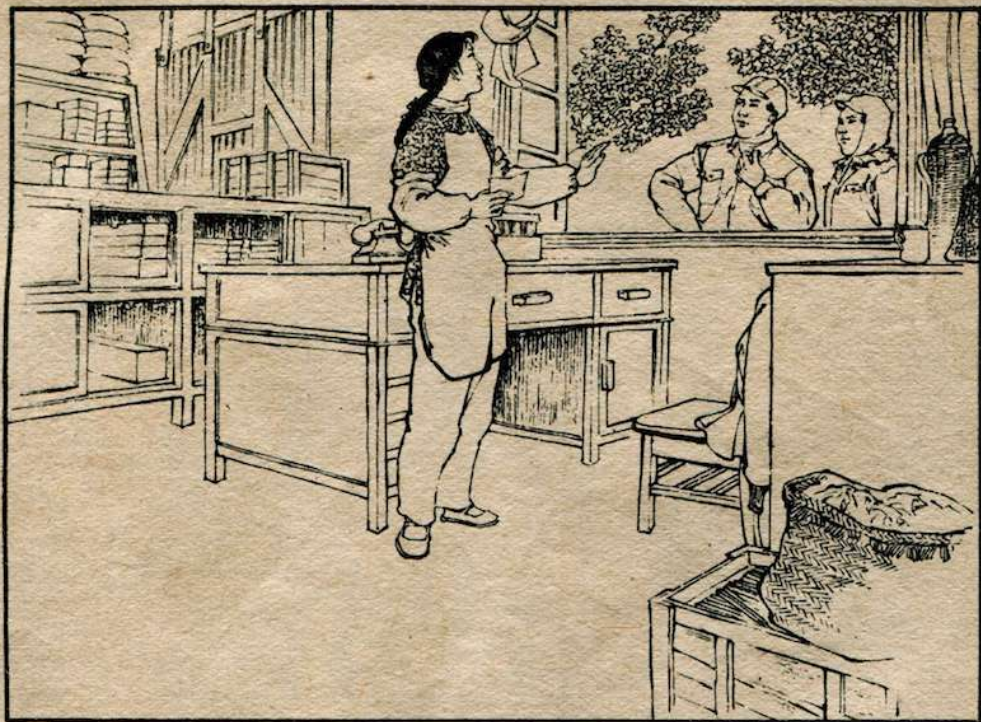
(16) 不一会儿，外面响起了噉噉喳喳的说话声。刘兰从发料窗口往外看，只见两个小伙子正在读她的领料须知。一个说：“嗨！不简单，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你看，第一条就是不准进仓库啦！”



(17) 刘兰听了，倒先打起招呼来：“同志，领料吗？”年纪大一点的，把领料计划卡向窗口一晃，用习惯的口吻说：“把库门打开，我们要进来。”说罢，两人从窗口消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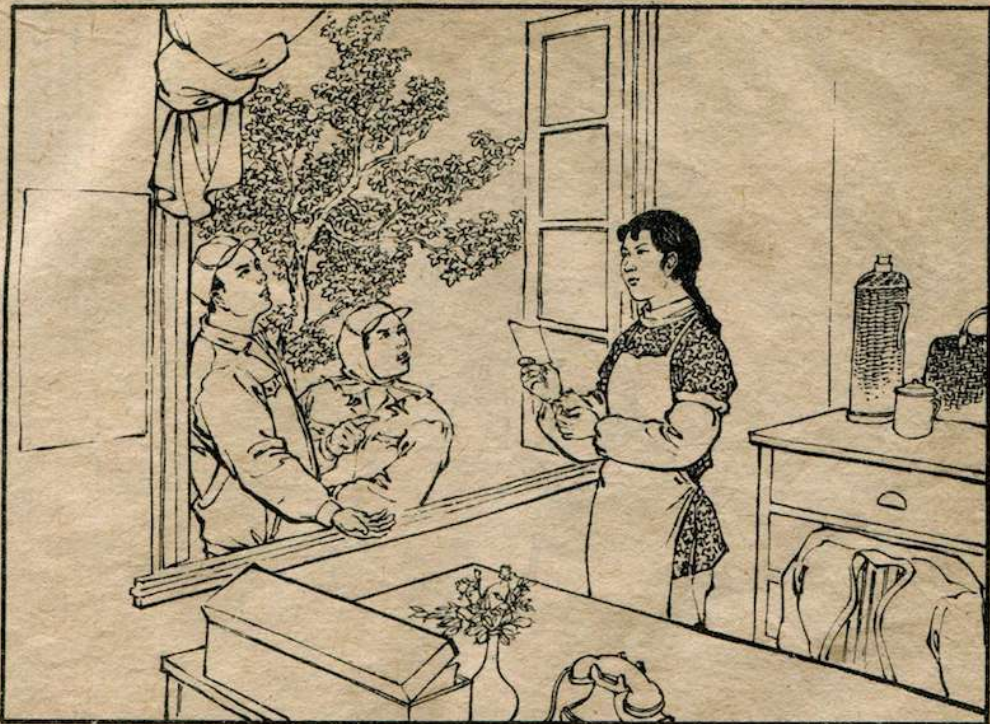
(18) 立刻，传来“啷啷”的敲门声。刘兰忙攀着窗口喊道：“你们刚才不是看过领料须知吗？仓库一概不准进。”于是，一场争吵发生了。领的要进库方领，发的要到窗口才发。各执己见，互不相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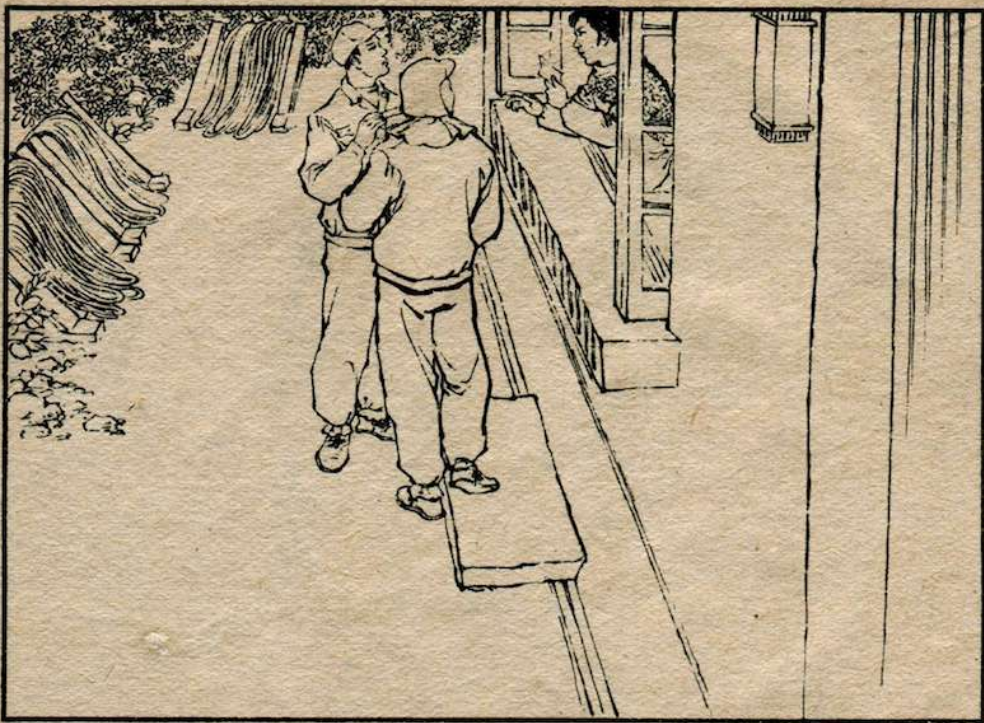
(19) 吵了一陣，刘兰只是不理，两个小伙子抛出他們最后一张王牌：“我們是炉修班的！”刘兰说：“是我爹班的又怎么样？別磨菇了，快領料吧，保证你們滿意。”看到刘兰的态度坚决，两个小伙子只得將領料計劃卡递給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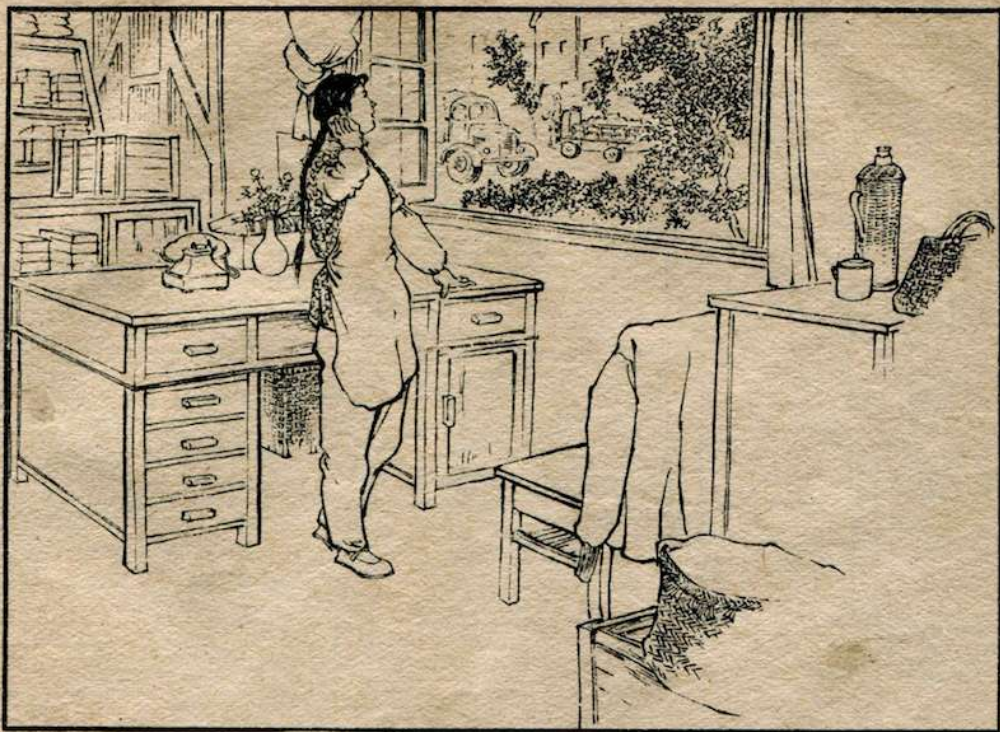
(20) 两个小伙子开始领料了。她们象鸡蛋里找骨头似的故意为难她，说这也不合规格，那也不够标准。刘兰畦着眼不作声，在材料架之间奔来奔去，帮他们挑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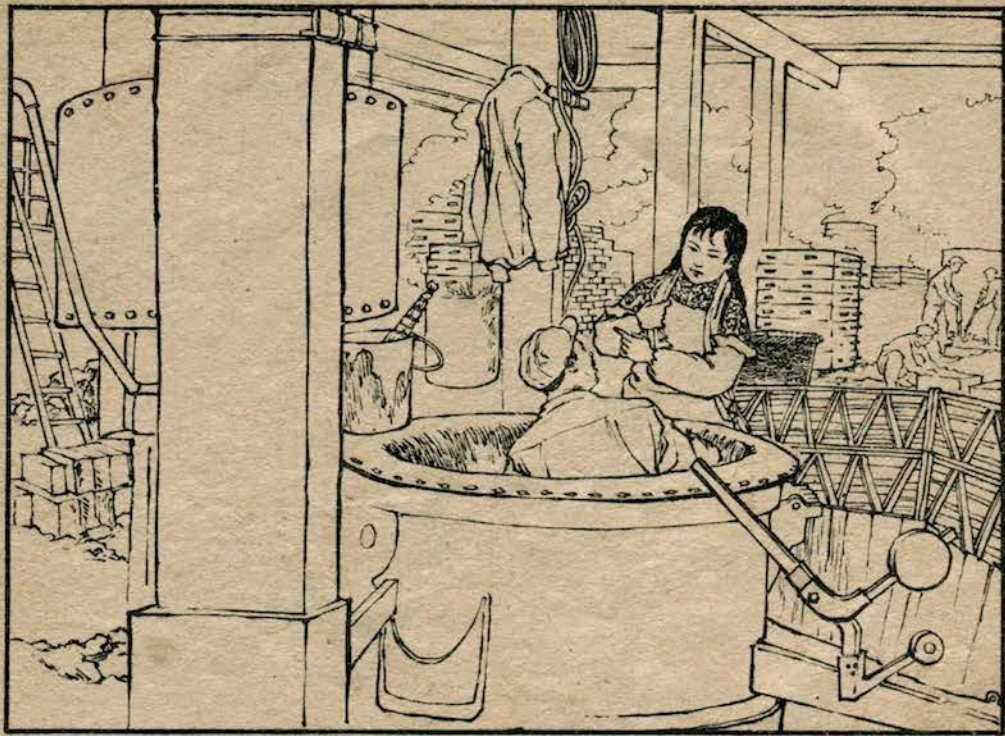
(21) 最后，他们要领不锈钢焊条，刘兰看了看计划，数字是五公斤，她警觉地问：“全部领，今天都要用上去吗？”这一问，可撩动了黄蜂窝，一个说：“你问这个，似乎超过了你的职责范围吧？”另一个说：“你到底发不发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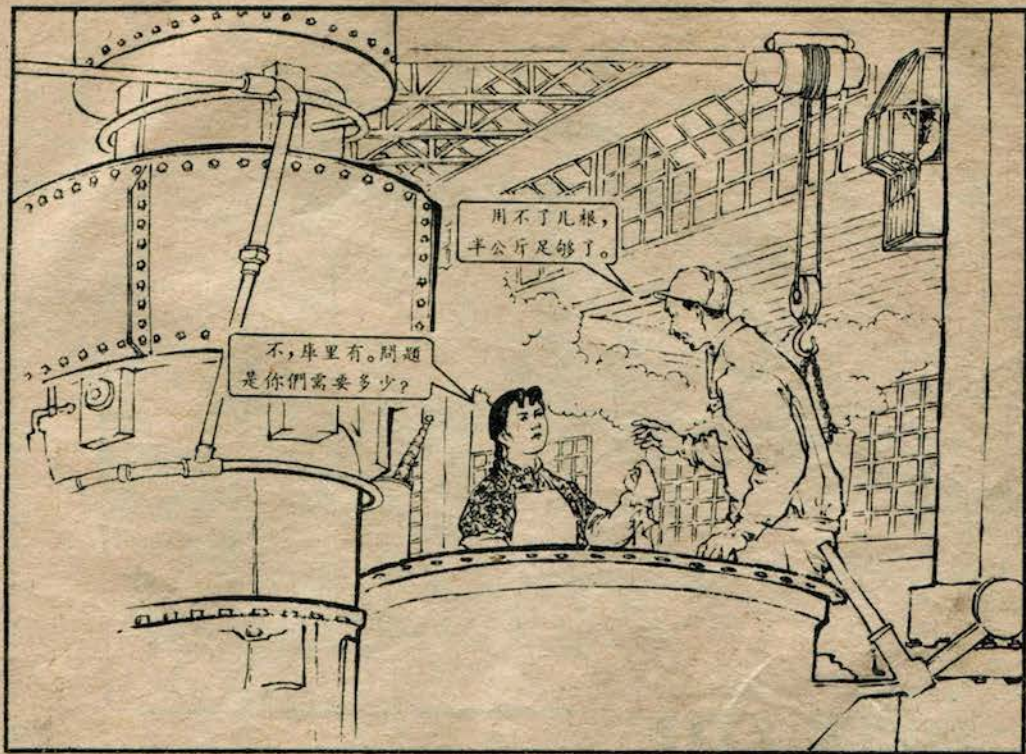
(22) 刘兰恳切地向他们解释道：“你们误解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现在要用多少，就领多少。同志，不锈钢焊条不便宜啦，而且来源困难。库存量恰巧这个数字，别的班组还得用。我看这样吧，回去把我爹请来吧！”



(23) 两个小伙子悻悻然离开了仓库。刘兰送走了他们，吁了口气。这时，她才感到有些儿闷热，掏出小手绢，揩着额角上的汗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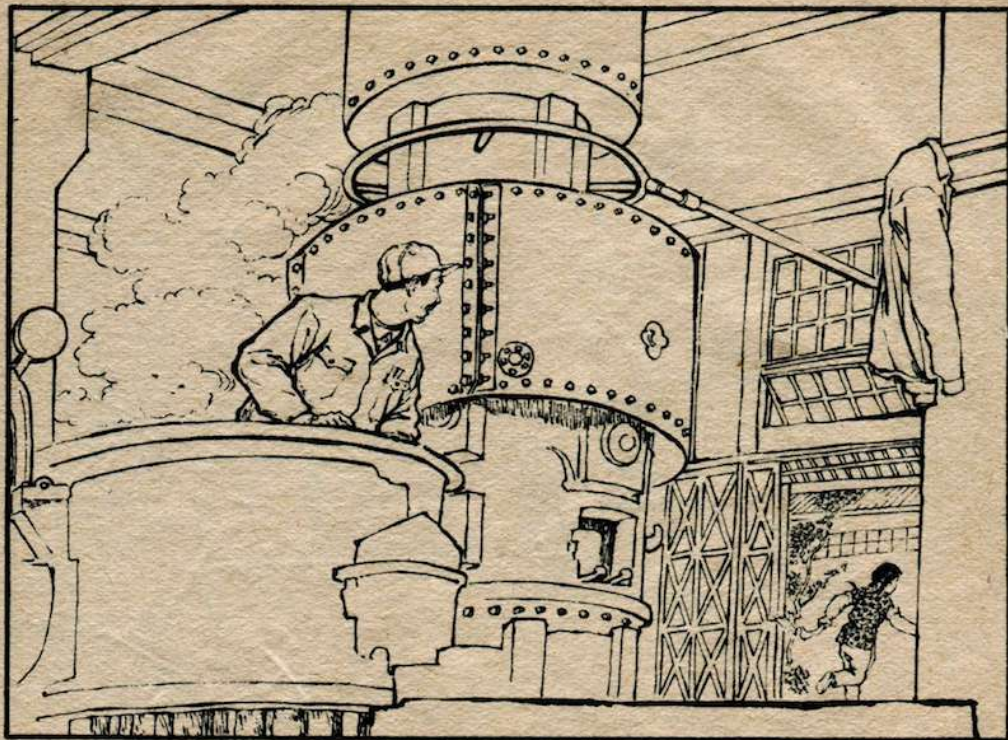
(24) 等了好一会儿，不见父亲来领料。刘兰急了，生怕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工作。她忙走出仓库，跑到炉修班。不见父亲，又往锅炉房找。好不容易在大炉区找到了父亲。她劈头就问：“爹，你们领不锈钢钹条是急用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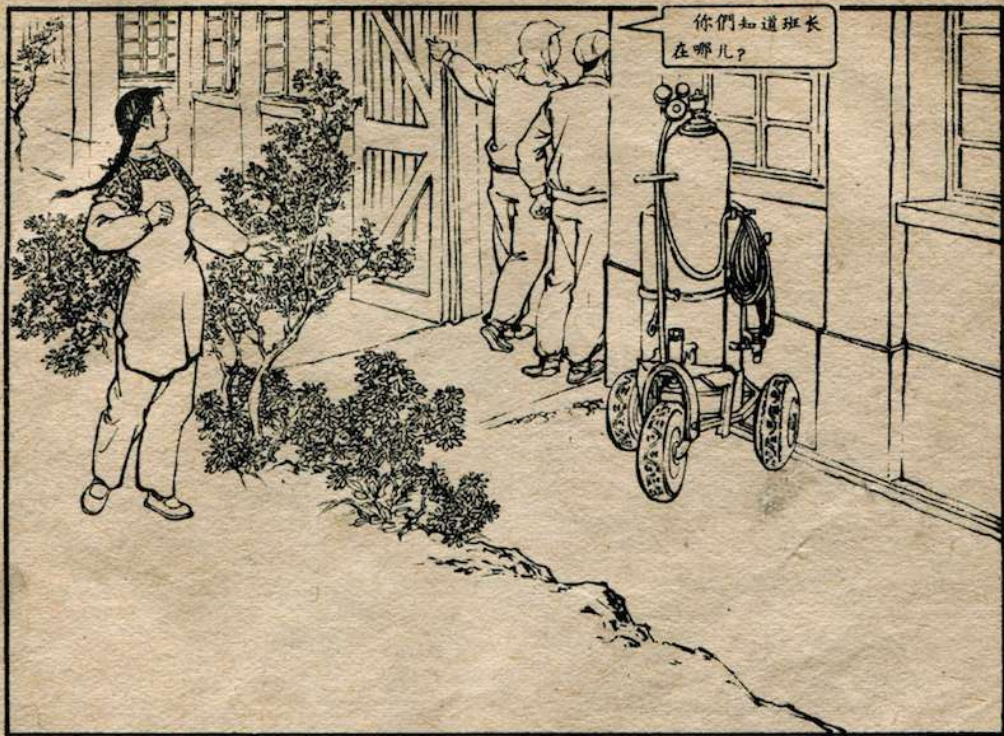
用不了几根，  
半公斤足够了。

不，库里有。问题是你们需要多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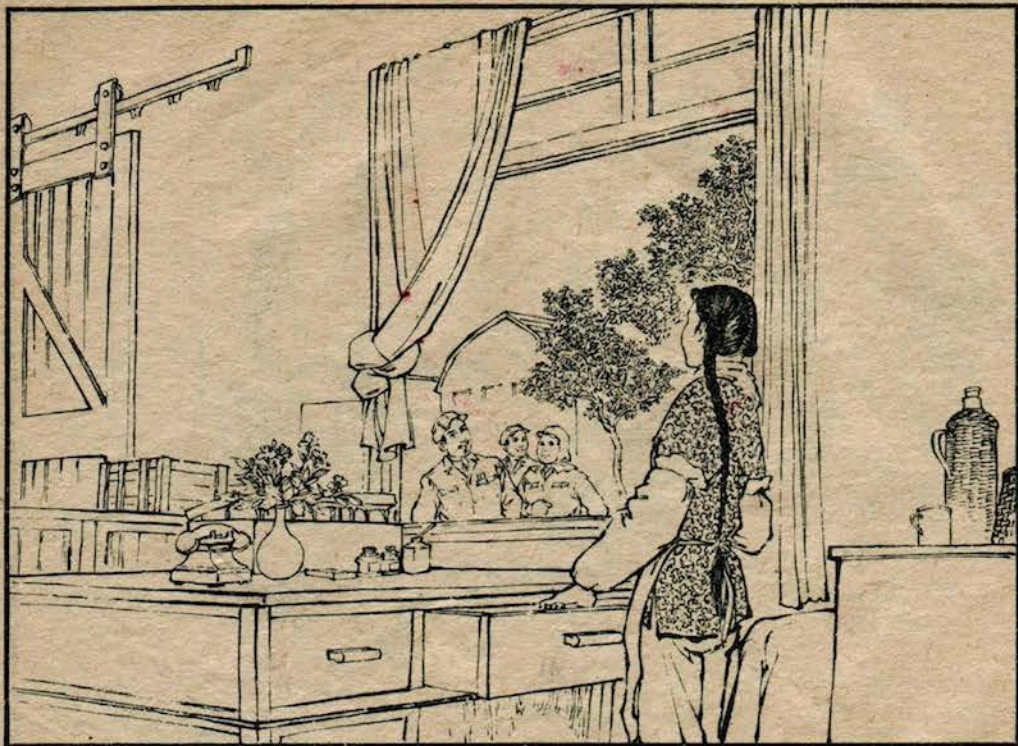
(25) 父亲看见女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着急样儿，以为仓库里没有货，忙安慰女儿：“不要紧，过一两天也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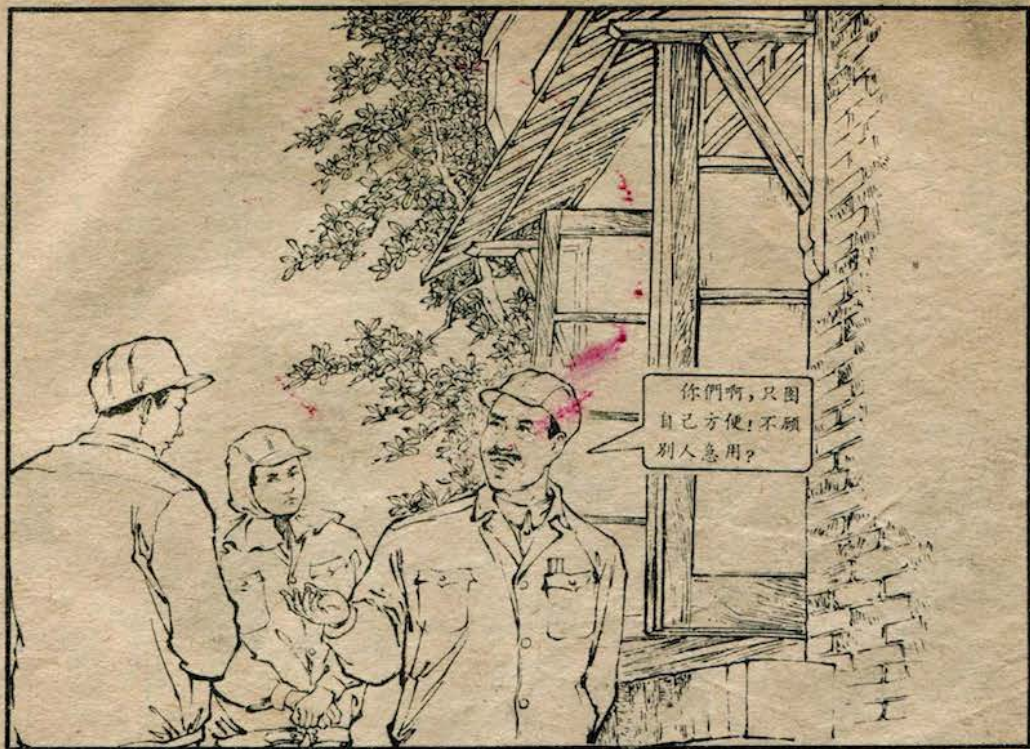
(26) 顿时,刘兰眉头舒展了,一阵风似的跑下楼去。父亲莫明其妙地望着女儿的背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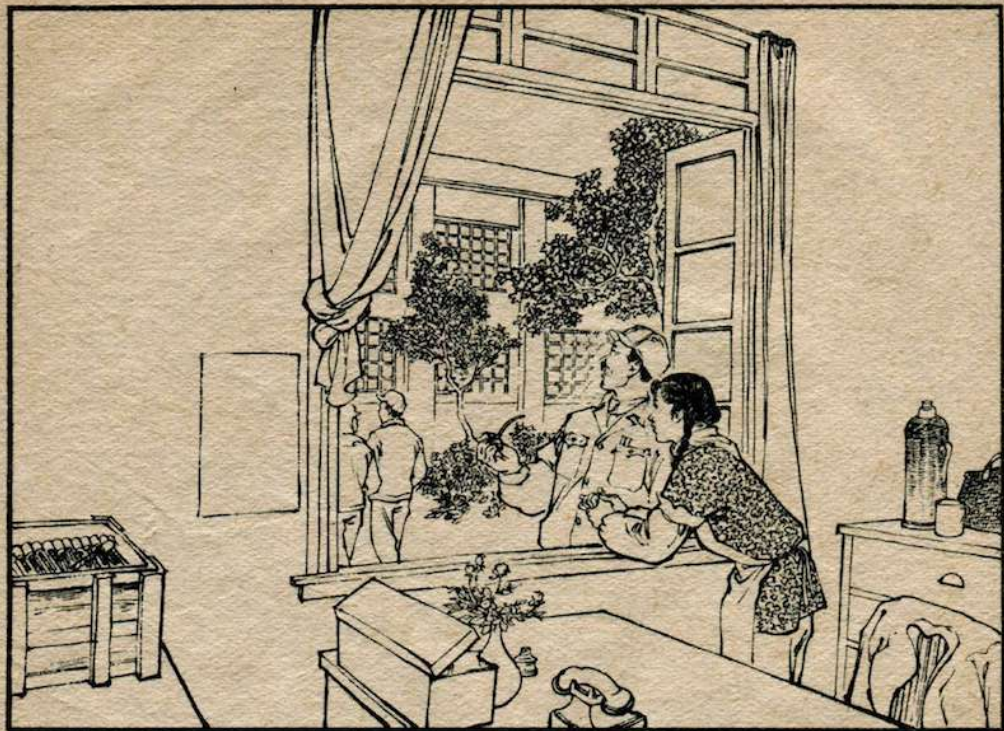
(27) 刘兰从炉修班门口经过，听见那两个小伙子还在打听班长的下落啦；她不觉抿着嘴儿，快步回到了库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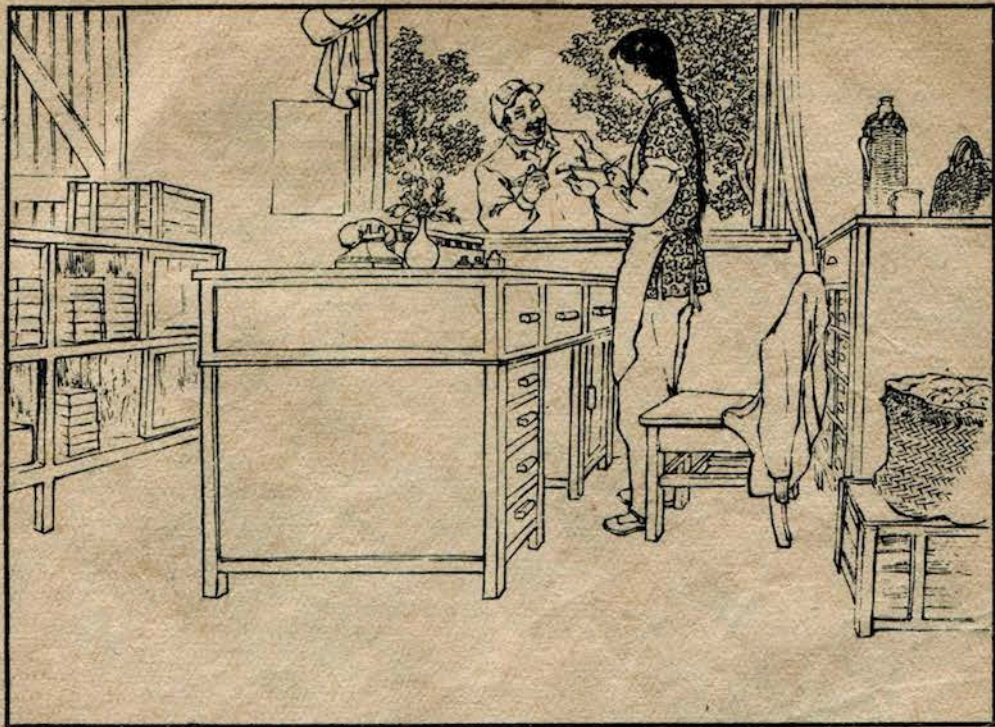
(28) 过了一阵，两个小伙子跟在父亲背后来了，脸上都挂着得意的微笑。刘兰觉察到他们的神采，和父亲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也胸有成竹地报之一笑。



(29) 父亲走到窗口说：“兰子，发半公斤不锈钢錁条給他們。”两个小伙子都惊惶地同声喊了起来：“班长！”父亲回过头来望着他們：“怎么？脑子发热？”刘兰燮住笑，拿錁条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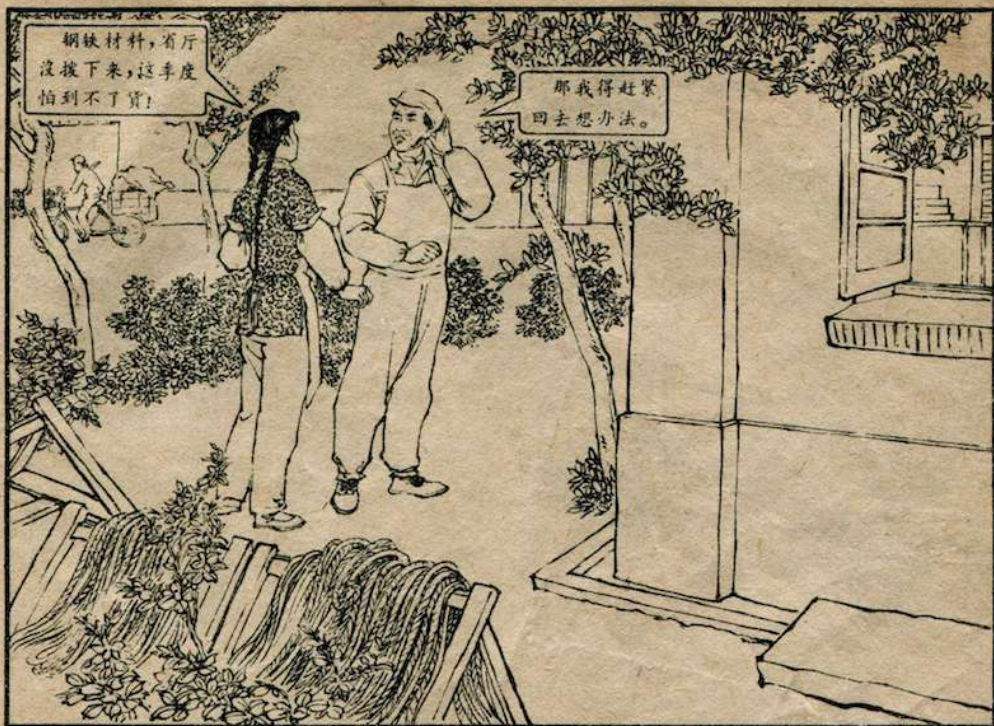
(30) 两个小伙子大失所望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拿了半公斤  
鋸条，訕訕地走了。父亲对着他們的背影微笑着说：“真滑头，  
还以为我給他們撑腰来啦！”



(31) 父亲慈祥地看了女儿一眼，问：“兰子，鼓风机的弹子盘到货没有？这几天，鼓风机响声不正常，怕出事，想早点给它换一换。”女儿回答道：“没有。要什么规格的？”父亲把详细规格说了一遍，女儿掏出小本本，记上了。



(32) 刘兰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她望着窗外金灿灿的阳光，便站起来，把快要发霉的绳索，抱到库外的木架子上摊开来，让阳光去蒸发潮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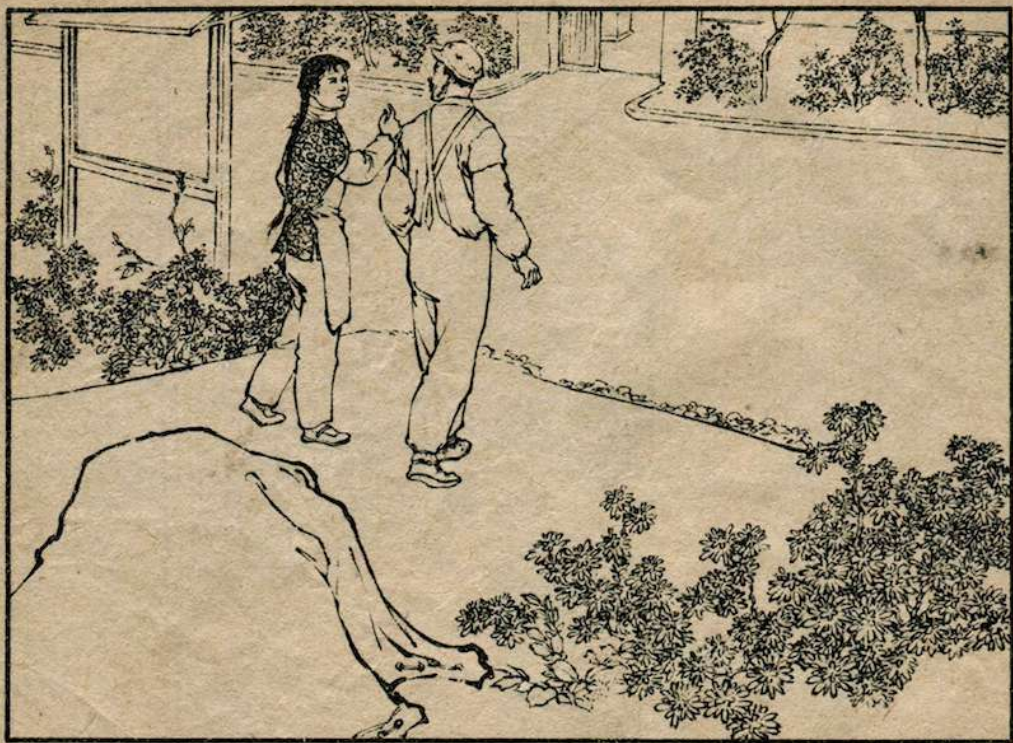
(33) 远处,有人在喊:“兰子!”刘兰望去,见是自己的师傅,便迎上去。师傅要领50×50厘米的角钢,刘兰说库内没有。这下,师傅可着急了:“哎哟!那前任保管员可害了我!唉!没有就没有,何必扯谎呢!”



(34) 师傅急，刘兰更急。忽然，她记起了和前任保管员办移交时，在发料卡上看见过有谁领过这种材料。于是，她便安慰师傅说：“等一等，我给你想想办法看。”说着，向仓库跑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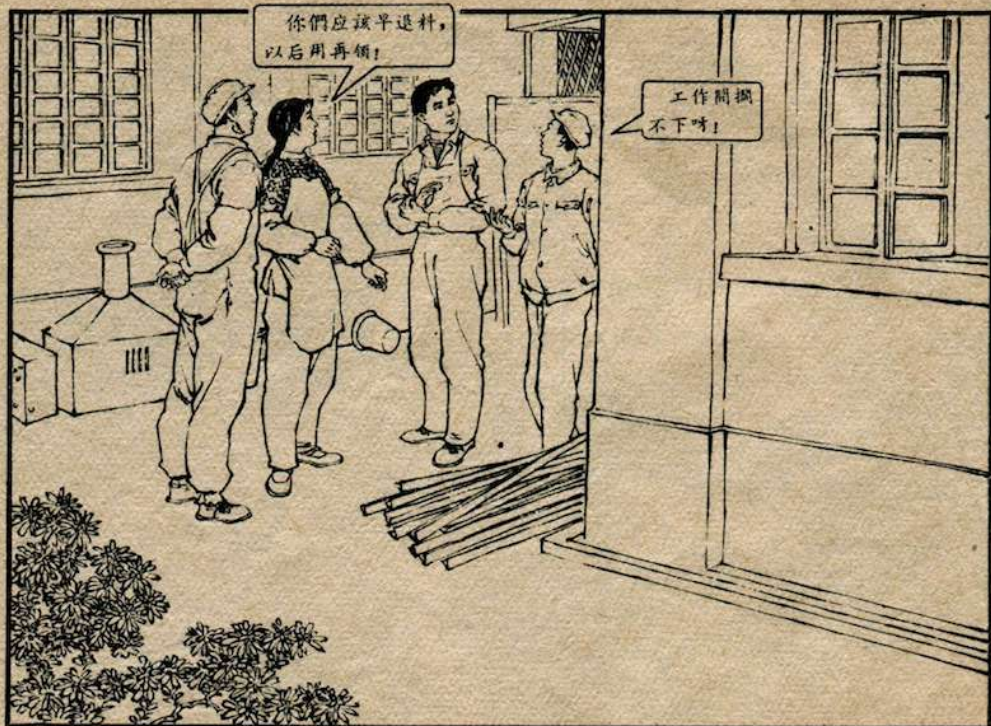
(35) 刘兰翻看着发料卡,在自己未婚夫的名下找到了师傅要领的材料。一看,数目字还挺大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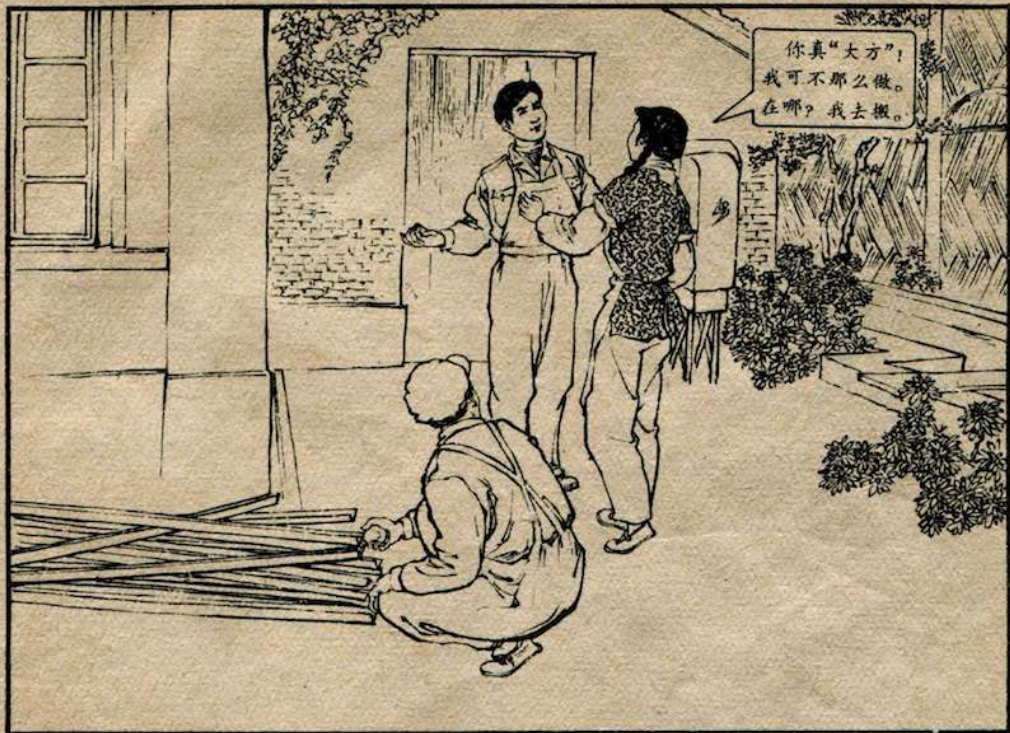
(36) 她愉快地鎖上庫門,對師傅說:“電修班領了几百公斤,不知道他們用完沒有?走!我們去看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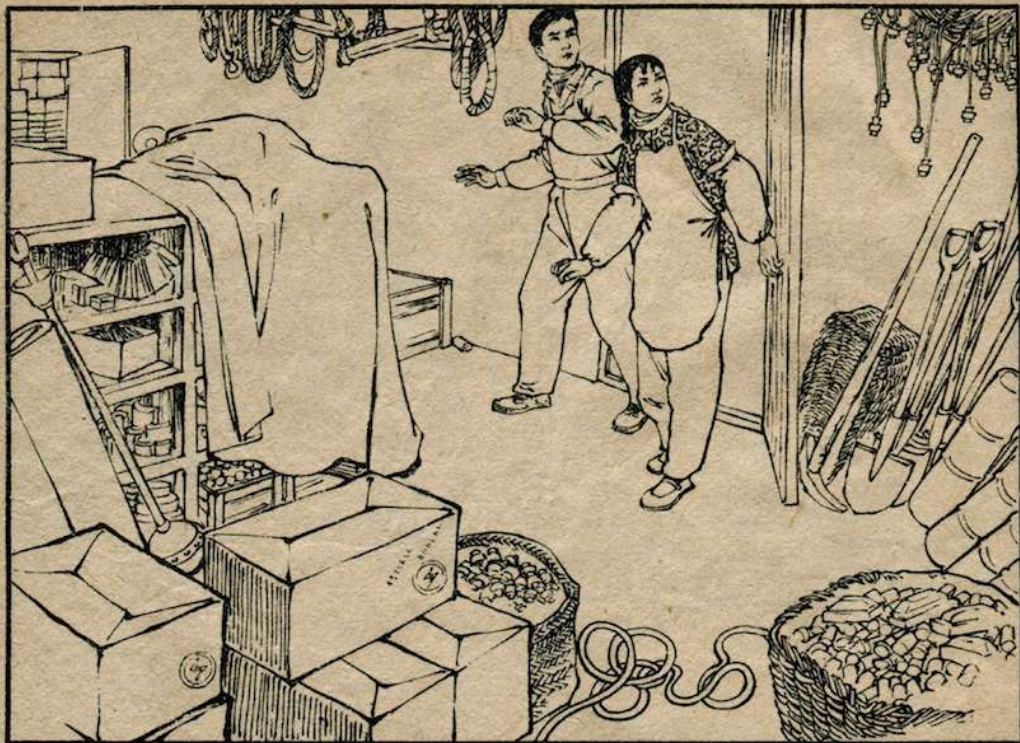
(37) 两人转弯抹角来到电修班。一到屋前,师傅就失声地嚷起来:“哎,好材料糟蹋了!这些人,真没心肝!”刘兰望着这堆黄锈了的角钢也火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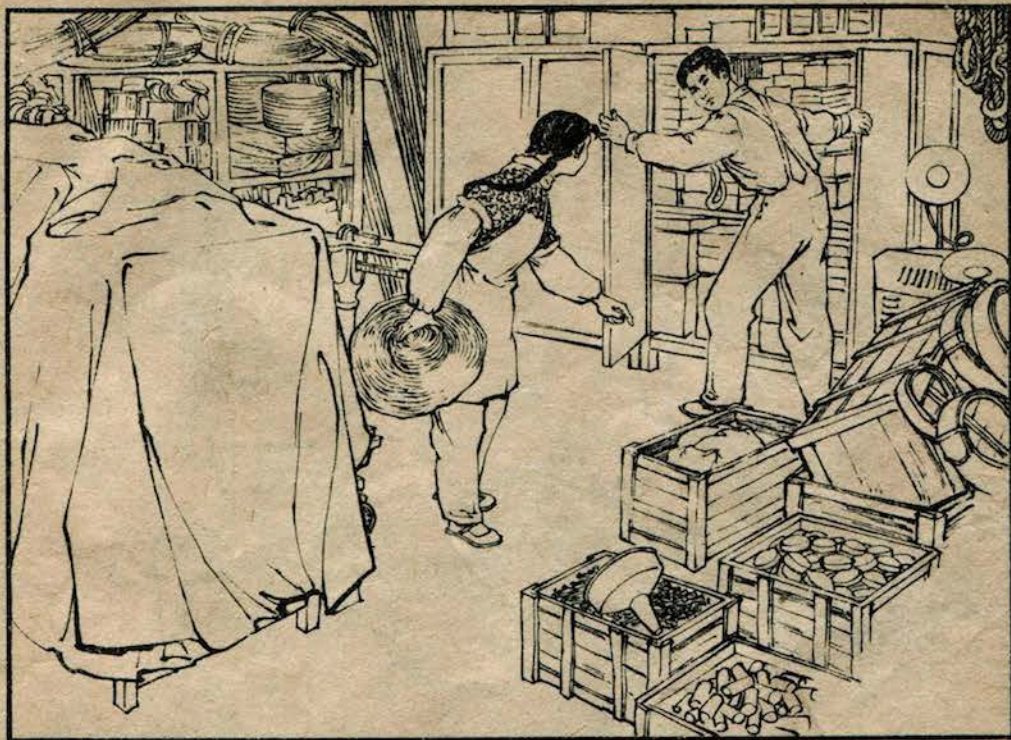
(38) 这时，刘兰的未婚夫正从机房内走出来。刘兰瞪了他一眼，正想发作，可是未婚夫已经觉察到，便先发制人地对小学徒抱怨道：“我早就叫你搬进去，怎么还没搬？”谁知小伙子的回答却道出了他们的秘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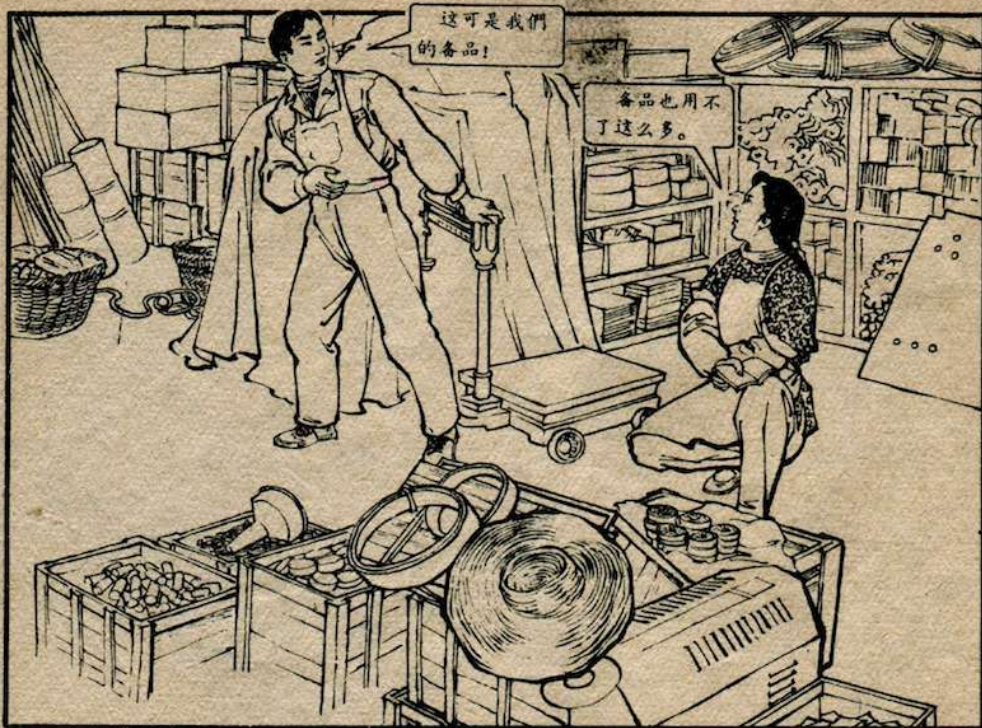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刘兰对师傅问道：“合用吗？”师傅用钢皮尺量了量，说：“正合规格。”刘兰便转向未婚夫问：“有磅秤吗？”未婚夫笑着说：“何必麻烦呢？估一估算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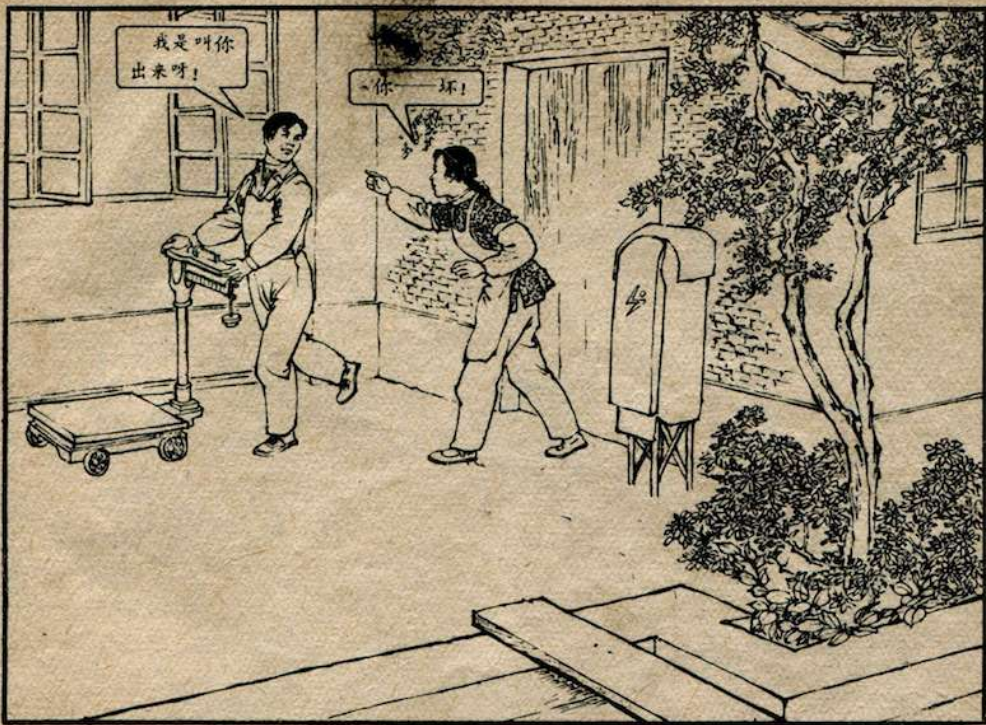
(40) 未婚夫帶她往那間小倉庫走去。劉蘭一進門，眼睛向四周掃視，只見材料、工具成堆，有些儲量甚至賽過大倉庫啦。劉蘭微笑着說：“你打的埋伏倒不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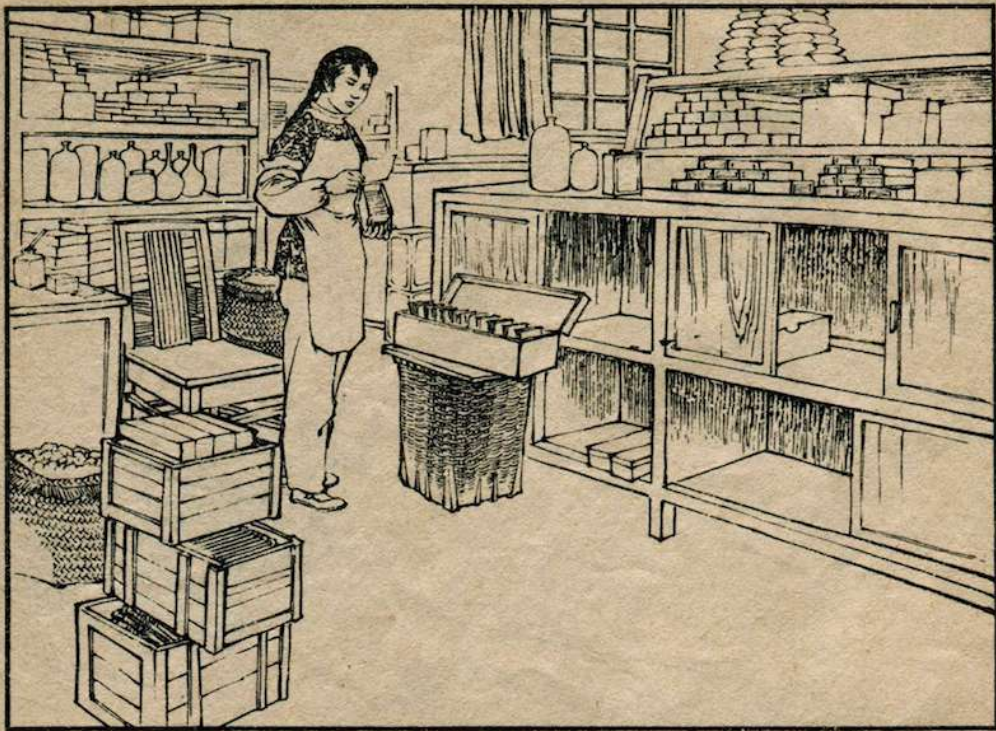
(41) 未婚夫意识到不该带她进来。他手忙脚乱慌作一团，锁柜子、用草帽盖材料。刘兰抿住嘴、忍着笑，走过去揭开草帽问：“这是什么宝贝，见不得世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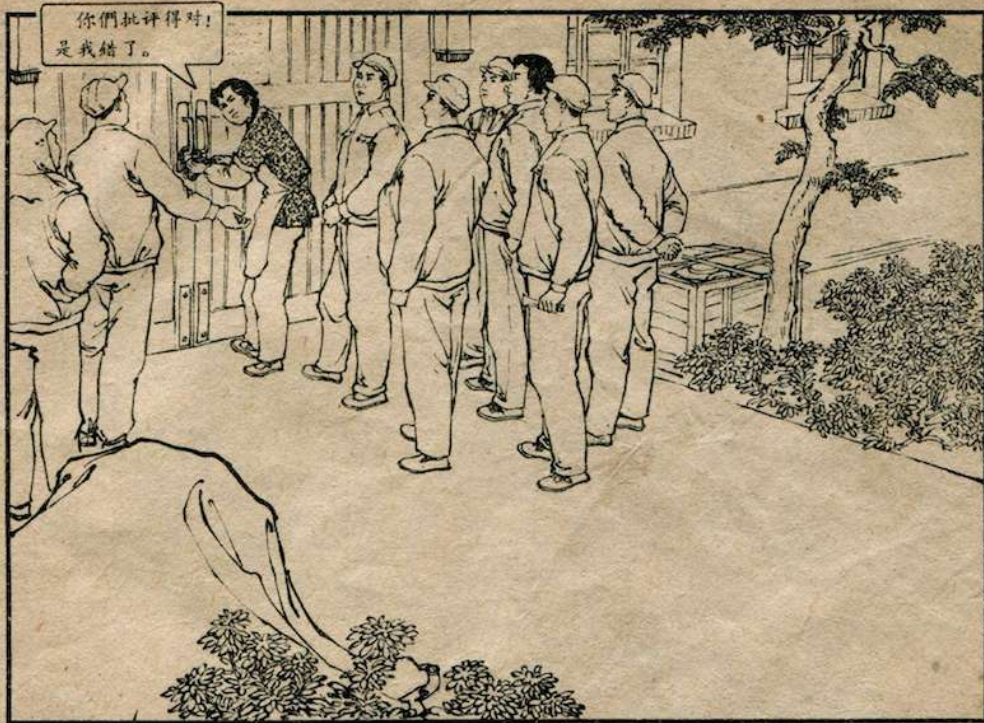
(42) 刘兰蹲下身来,解开油紙包一看:呀,原来都是一个的弹子盘!她高兴得从口袋内掏出小本本,对对号碼,正是父亲急需用的弹子盘。她愉快地说:“弹子盘退料,炉修班正急用呢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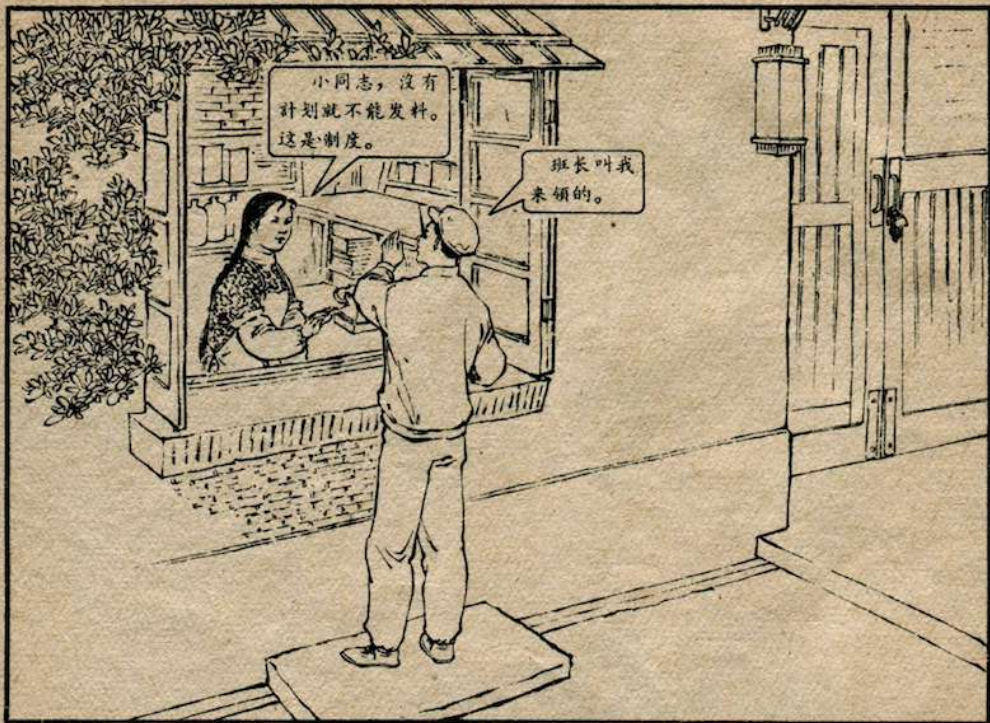
(43) 未婚夫怕她呆下去,把他的“家底”摸清。便忙把磅秤推到门外,以急促而惊惶的声调喊道:“小刘,快来!”刘兰答应一声跟着跑出来,可是,回答她的是一声响亮的关门声。刘兰恼怒地瞪了他一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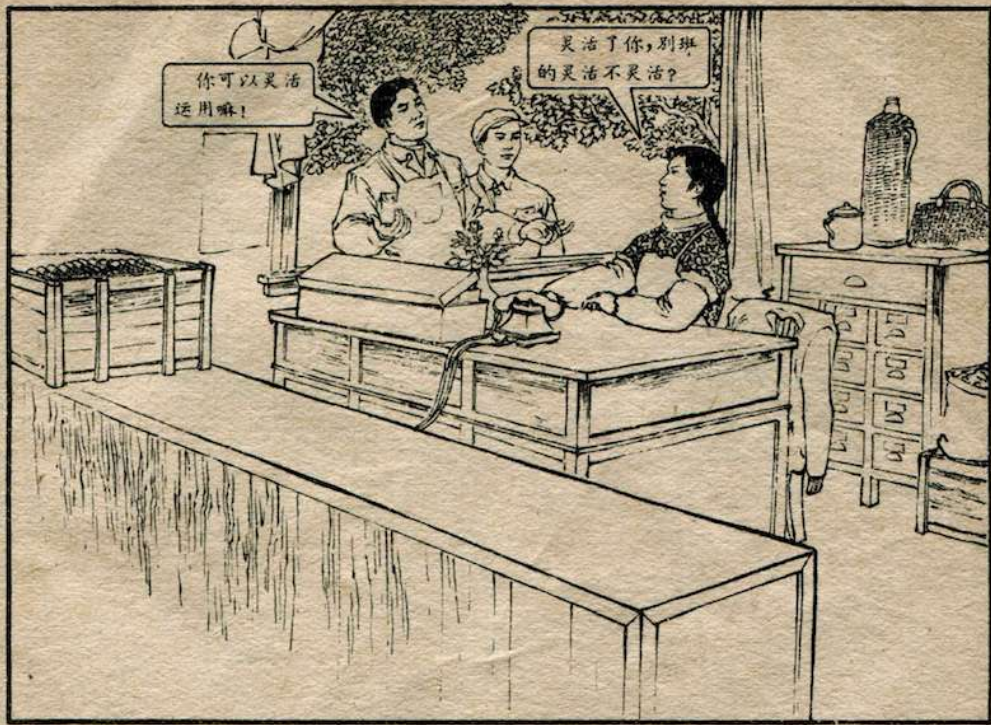
(44) 刘兰把电修班积存的角钢转拨给师傅以后,心里感到乐滋滋的。下午一上班,她就着手整理器材,以便好好保管。但由于她对许多器材的性能、规格还不够熟悉,所以整理起来很吃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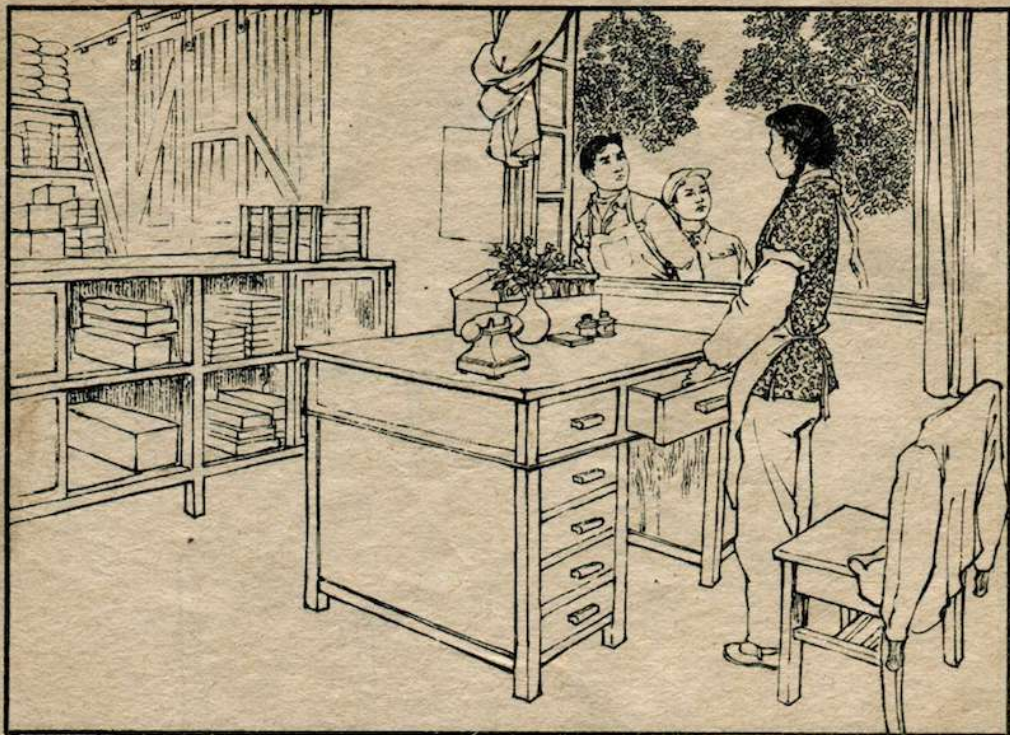
(45) 她看看没人来領料，便到班里去向师傅請教。等她回来时，倉庫門口已經围着不少人，炉修班那两个小伙子夹在人群中借題發揮：“保管員不負責任！”刘兰沒有解釋，作了自我檢討。



(46) 不到半小时，刘兰迅速地按卡发料，把人们打发走了。还没换口气，电修班的小学徒又来领料了：“领50公尺皮线。”刘兰翻一翻计划卡，见没有这项计划，便婉言拒绝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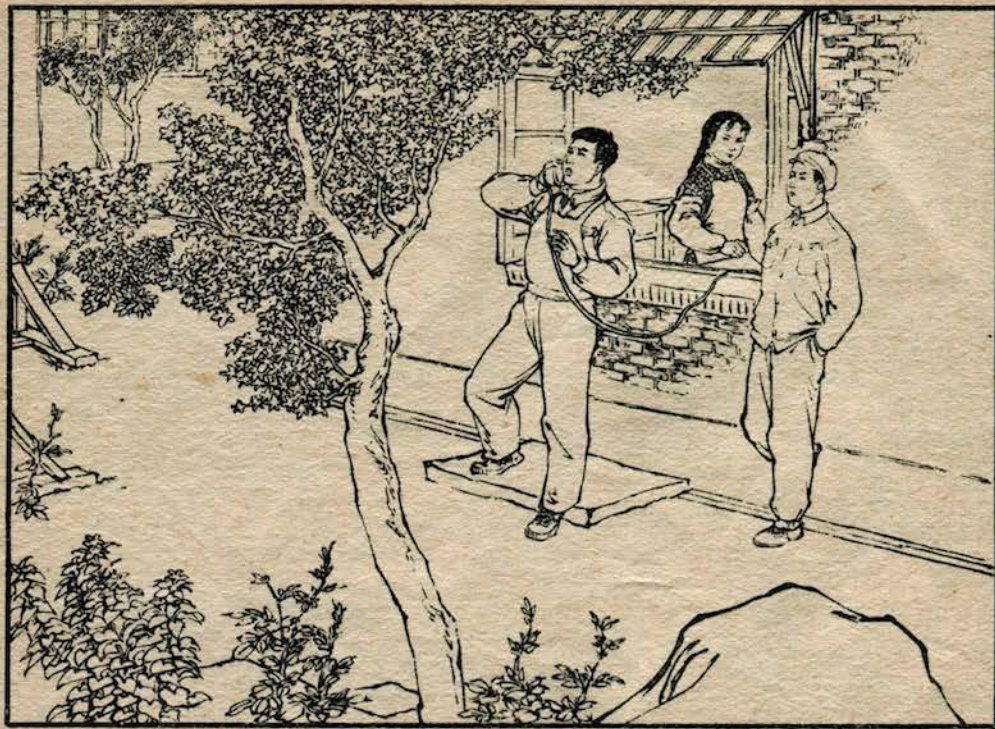
(47) 小学徒走了没多久, 就又跟着他们的班长——刘兰的未婚夫来了。未婚夫笑着, 把领料计划卡放在窗台上。刘兰左右不发料, 坚持着说: “别磨菇, 没有计划我就不给发料。这是制度, 谁也不得破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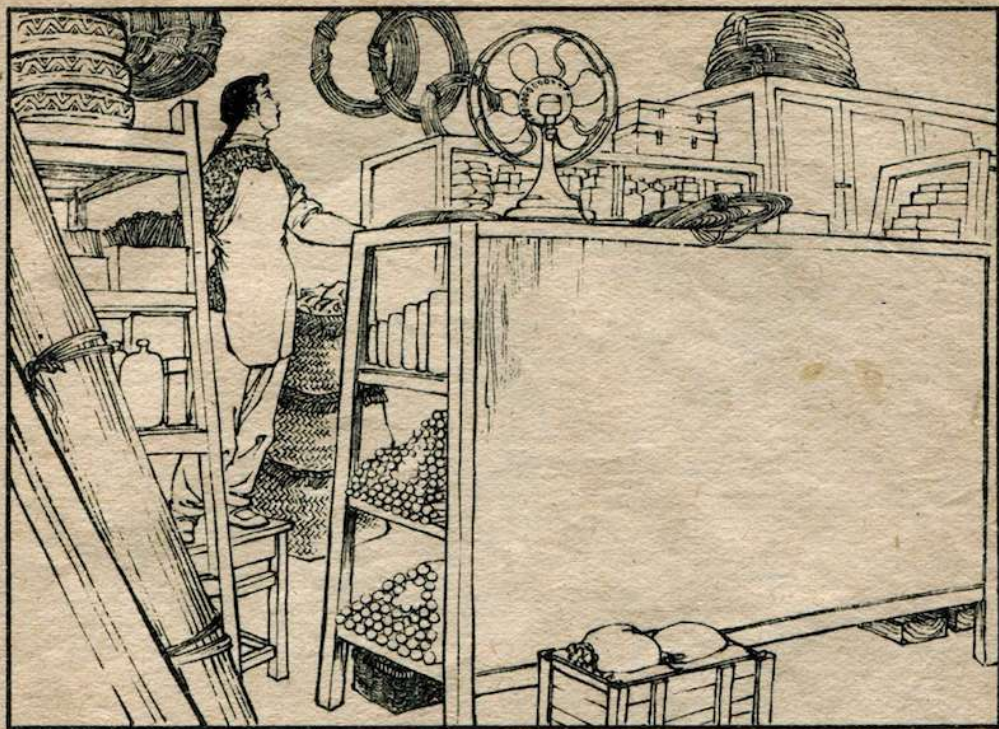
(48) 未婚夫心里由着急变为恼火了。他以挑战的神态说：“你到底发料不发料？不发料！那我就自己进库来拿。”刘兰荔地站起来说道：“你敢！”



(49) 未婚夫懂得适可而止。他只是在窗外抓耳挠腮的急得团团转。一会,他心生一计,说:“你开开门,让我进来,向你们科长打个电话。”刘兰没有上当,把电话耳机从窗口塞了出来。



(50) 未婚夫一开口就告刘兰的状。然而,科长也一味咬定没有计划就不能发料,这下他可气极了,就对耳机大声说:“三号机的事故抢修不好,影响了生产,你们材料科负责。”材料科长听说是抢修事故用料,才同意照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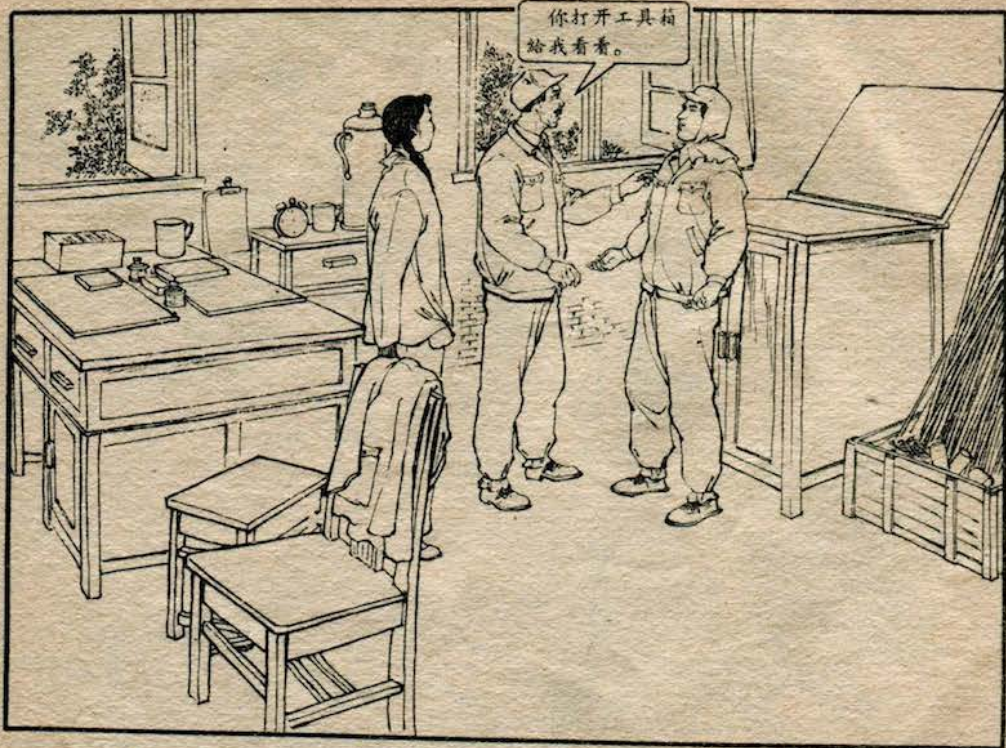
(51) 刘兰一听说是事故抢修用料,心里也急了,赶忙到货架上去找,翻遍了整个仓库,还是找不出她未婚夫所要的材料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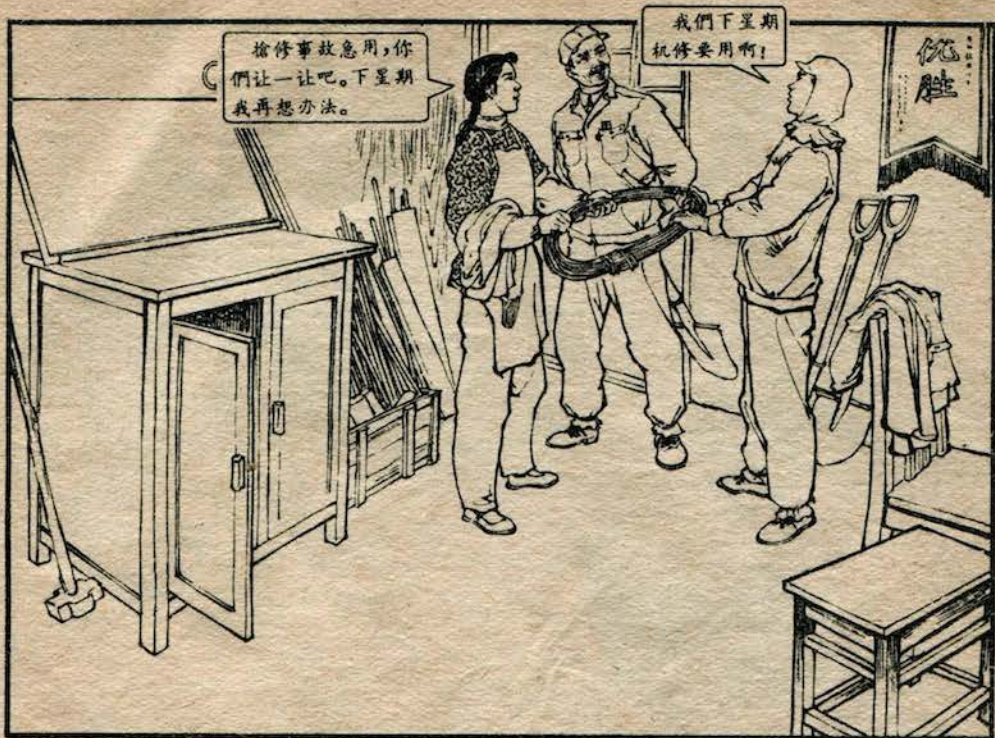
(52) 未婚夫的性子她是知道的，为了生产，可以把命都豁出去。得给他想办法解决啊。最后她终于想到了父亲。人们都说父亲是个爱“材”如命的老头子，在路上那怕是碰到一个小钉子，他也要把它捡回来。她想，父亲那里也许有这种材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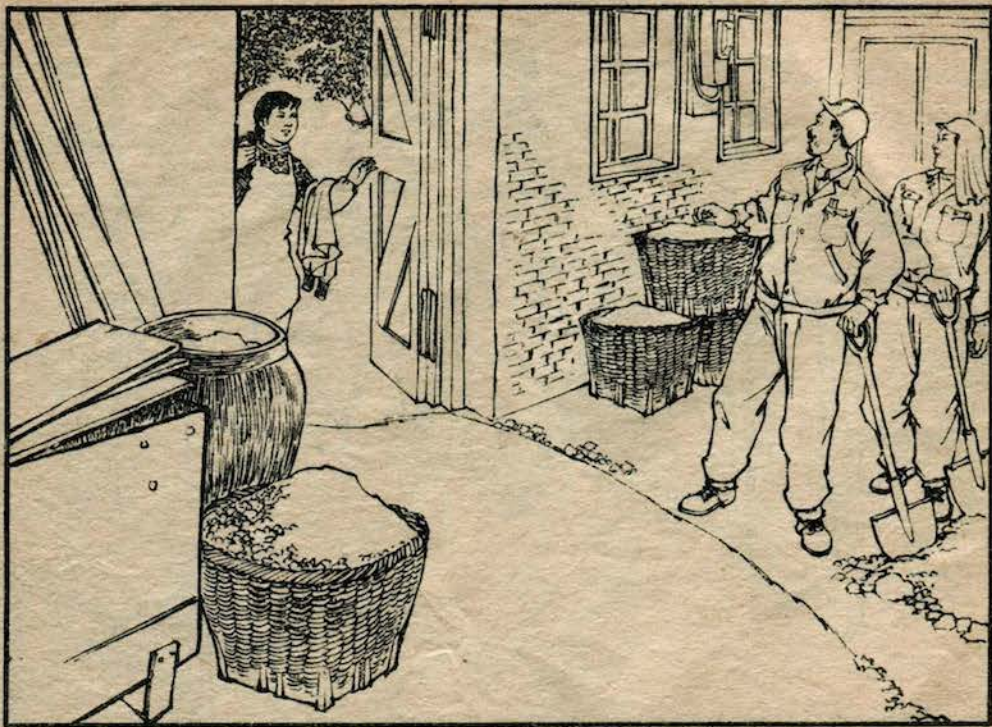
(53) 刘兰想到这儿，忙披上毛线衣，走了出去，正好父亲来了。女儿把经过情况简单地告诉了父亲，然后问：“爹，你有没有这样规格的皮线？”父亲闭着眼沉思一会，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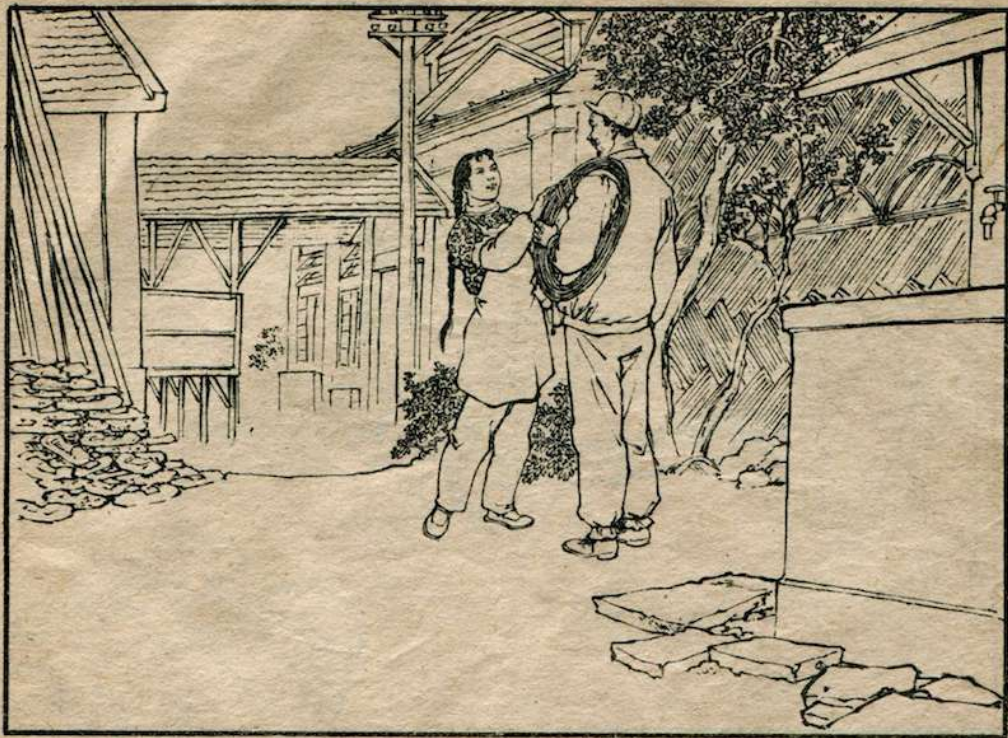
(54) 刘兰满怀希望跟着父亲到了炉修班的工作间。父亲对那小伙子问：“上月那卷皮线用完没有？”那小伙子见刘兰在旁边，就连忙回答说：“早就用光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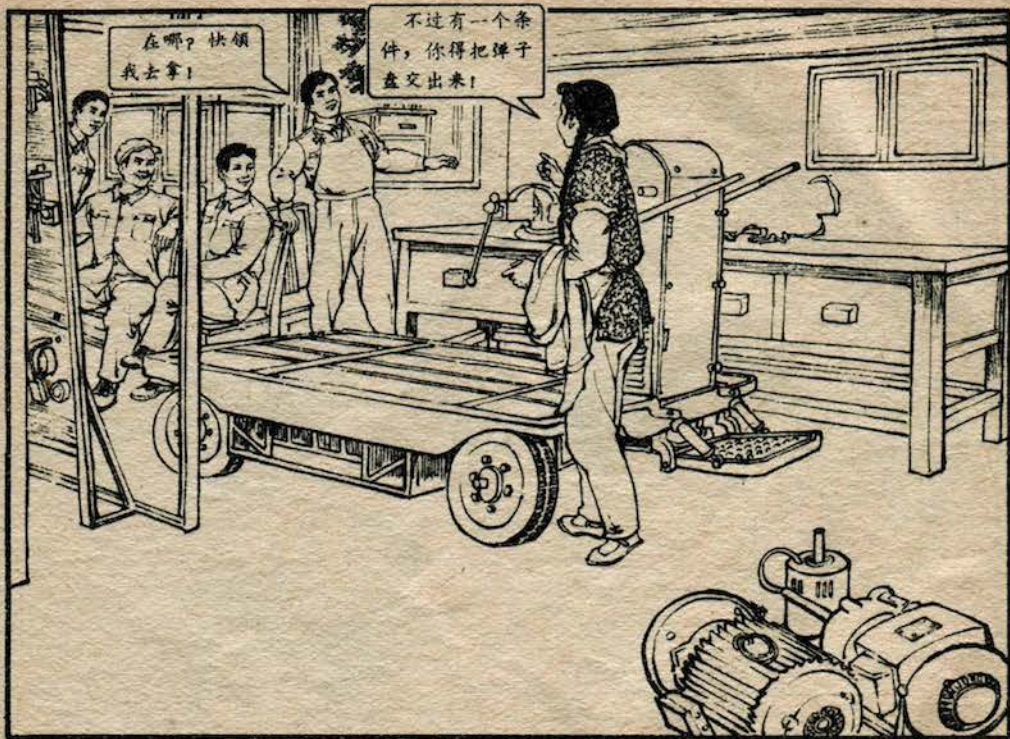
(55) 小伙子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，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工具箱，露出了那卷皮线。父亲二话不说，把它交给了女儿。小伙子急了，一把揪住皮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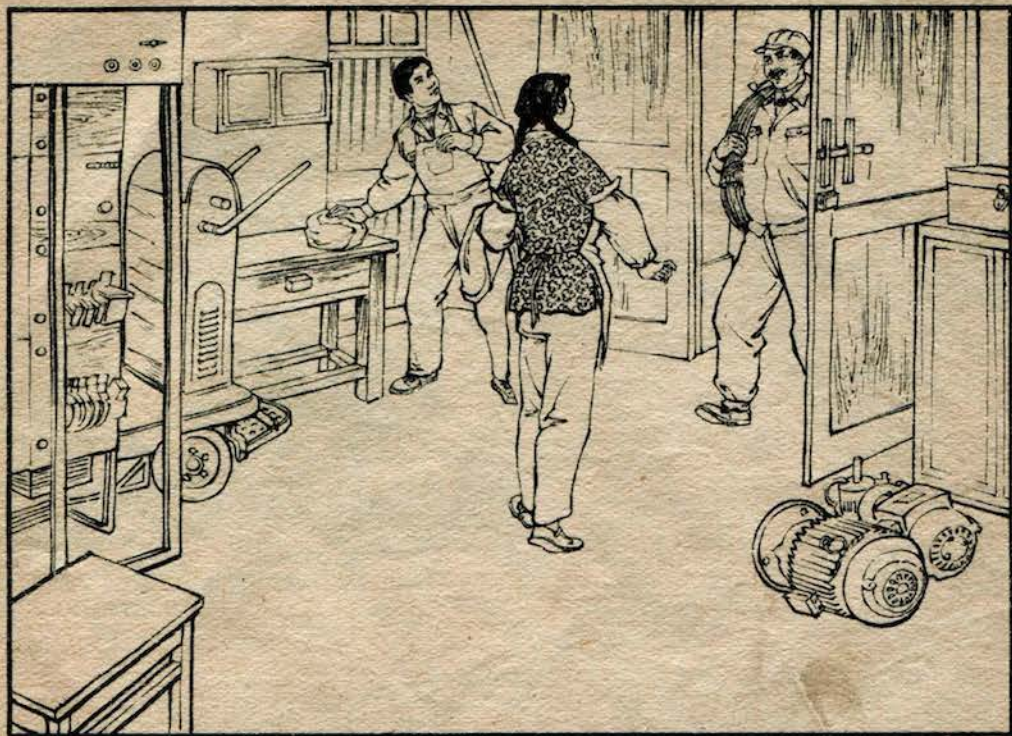
(56) 父亲瞪了小伙子一眼，小伙子松手了。刘兰高兴地把皮线圈在肩上，疾步走了。没跑多远，又折转回来，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你不是急需鼓风机弹子盘吗？”父亲惊喜地问：“有货了？”刘兰点点头说：“跟我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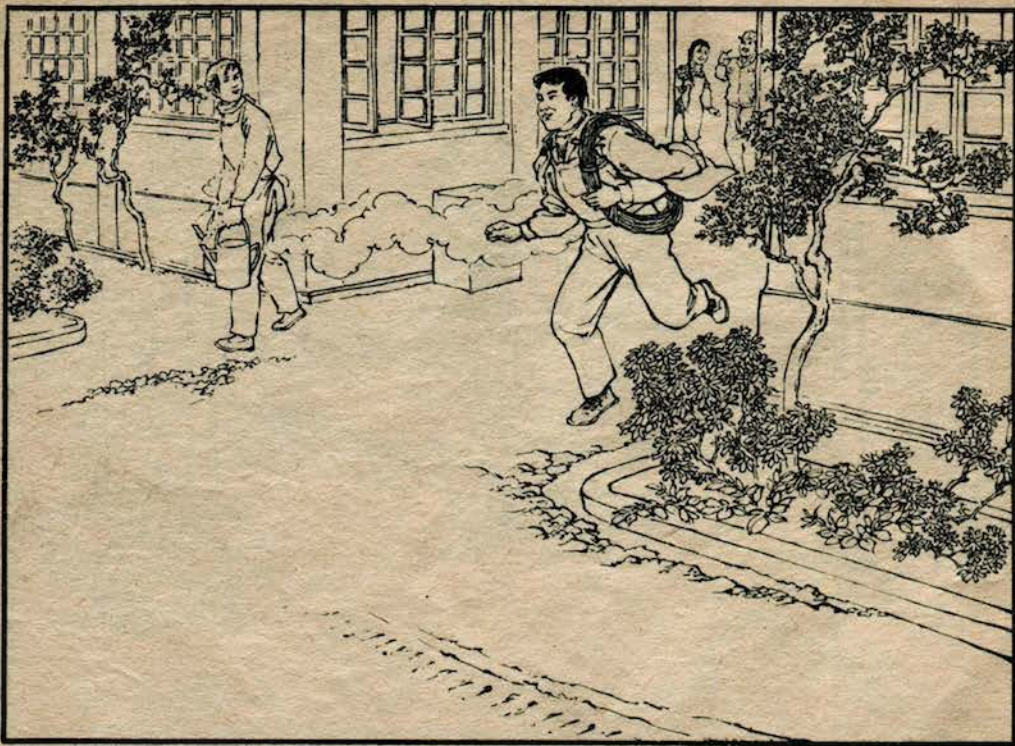
(57) 刘兰领着父亲走到电修班门口不远的地方,猛然刹住脚,把皮线交给父亲,说:“爹,你站着,等我一招手,你再进来。”父亲不知女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老实地站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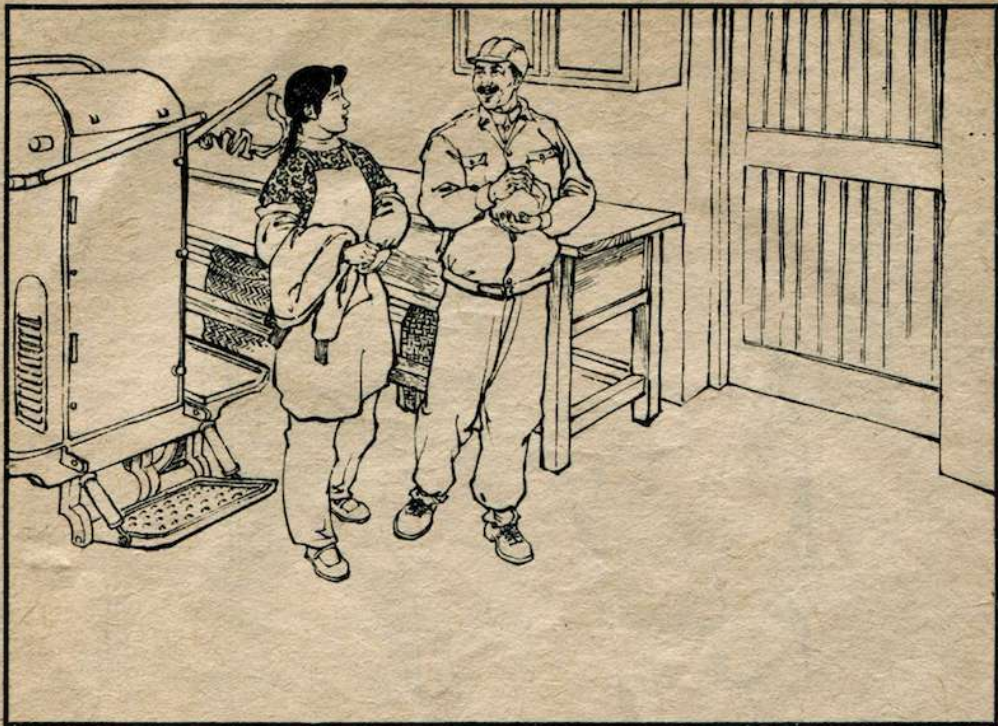
(58) 电修班正在开会,研究如何解决皮线的问题。厂长也在场。刘兰一走进来,就宣布道:“皮线有了!”大家惊喜着,未婚夫猛地站起来。



(59) 未婚夫快活得蹦起来。他忙从小仓库内搬出弹子盘，放在刘兰面前，一手按着说：“皮线呢？”刘兰忍着笑，向门外一招手，父亲就跨了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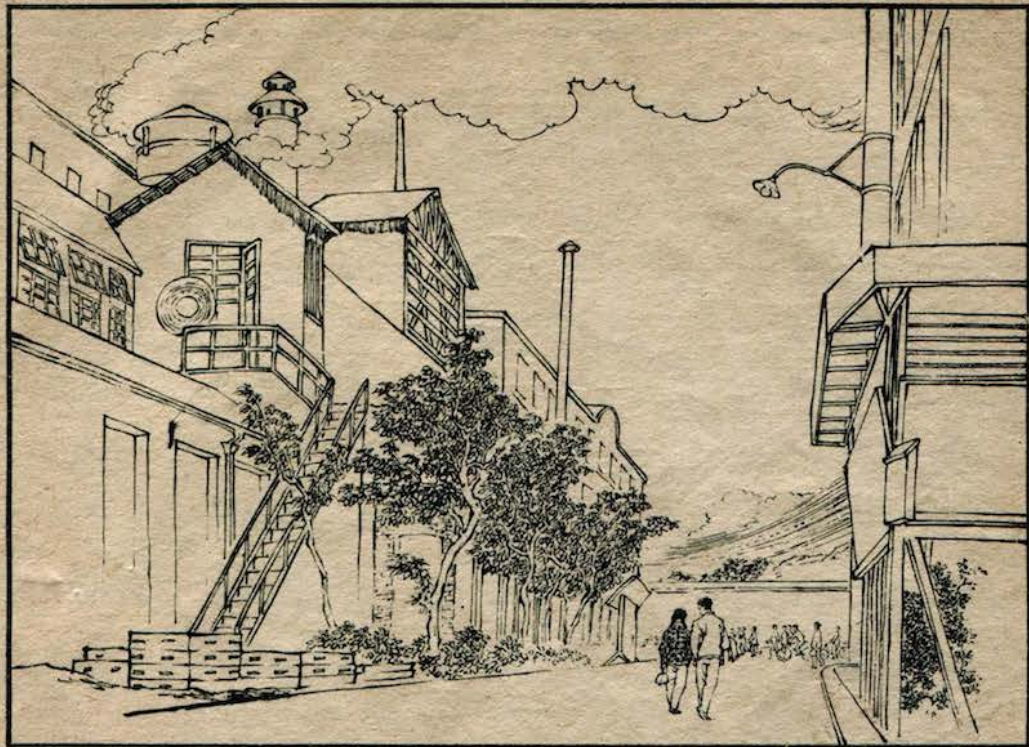
(60) 未婚夫看到岳父肩上的一卷皮线，来不及道声“谢谢”，抢着皮线就往机房“冲锋”。



(61) 刘兰指着桌上的纸包，说：“爹，你的弹子盘。”父亲那双粗大的手，抚摸着弹子盘，他那敦厚的嘴角，流露着欢欣的微笑。



(62) 厂长见了，笑着说：“刘兰，下班以后好好同他算帐！”刘兰脸色绯红，建议道：“厂长，这些该死的小仓库，干脆取消算了！”厂长点头赞同：“是呀！为了杜绝积压、浪费，以便集中、合理地使用材料，取消小仓库的时间到了。”



(63) 下工后,刘兰刚锁上库门,未婚夫就跑来向她道歉和解。他俩一边谈、一边走,在暮霭中远去了。

# 介紹几本新連环画



雷 鋒	本社編文	汪观清繪画	0.20 元
沙 桂 英	俞 暄改編	朱宗之繪画	0.20 元
馬 字 鎌 刀	杨 森改編	吳君琪繪画	即出
插翅难逃	兰 谷改編	胡忠甲繪画	0.15 元
赤胆忠心	陈庆元改編	周光中繪画	0.22 元
紅色娘子軍	张 炎 石永森 改編	叶大荣繪画	0.29 元
摩 雅 倭	屈 泥改編	李 山 金縷梅 繪画	0.29 元
黑人休斯	小 瑛改編	潘晋华繪画	0.16 元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刘 兰

统一书号：8100·1267

---

肖 育 轩 原 著  
兰 谷 改 编  
何 铭 绘 画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南京湖南路十三号）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60 印张 2

1962年4月初版 1962年4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---

印数：1—240,000

定价：0.25元